

問題與研究

第二卷 第四期

五十二年一月十日出版

新年特大號 要目

- 國際局勢的回顧與展望……………程天放
大陸抗暴革命的新形勢……………項迺光
美國對外政策可能的動向……………鄧公玄
民主國家經濟發展之趨勢……………楊承厚
俄共黨務經濟危機加深……………呂 律
一年來之共匪外交……………張棟材
持續中之匪區經濟危機……………劉岫青
共產集團的內部危機……………尹慶耀

國際關係研究所印行

目 次

國際局勢的回顧與展望	程天放
大陸抗暴革命的新形勢	項迺光
美國對外政策可能的動向	鄧公玄
民主國家經濟發展之趨勢	楊承厚
俄共黨務經濟危機加深	呂律
一年來之共匪外交	張棟材
持續中之匪區經濟危機	劉岫青
共產集團的內部危機	尹慶耀
從可倫坡會議看亞非中立集團動向	黎世芬
劇變中的東南亞	吳春熙
拉丁美洲局勢之展望	亦農
日本池田內閣的經濟外交	朱少先
法國政局前瞻	趙宋岑
俄帝黨政新人事與新機構之分析	關素質
北大公約組織會議與歐洲局勢	宋鳳恩
宇諱真除聯合國秘書長之透視	張伯淵
美俄三軍戰力和「飛彈差距」	劉方矩
動態述評	(79)
<p>○ 國際</p> <p>① 共同市場與非洲國家簽協定。 ② 塞內加爾政爭平息。 ③ 摩洛哥舉行公民投票。</p> <p>④ 西德政潮解決。 ⑤ 法國新聞組成。 ⑥ 日社會黨召開大會。 ⑦ 日韓復交談判初露端倪。</p> <p>⑧ 可倫坡會議。 ⑨ 婆羅乃叛亂事件。 ⑩ 甘麥會談。</p>	
<p>○ 蘇俄</p> <p>① 一九六三年預算與經濟計劃。 ② 取締抽象藝術與爵士音樂。 ③ 現階段對外政策。</p> <p>④ 其他對外活動。</p>	
<p>○ 共匪</p> <p>① 伍趙兩匪出席捷義共黨大會。 ② 共匪人民日報公開指責黑魔。 ③ 匪日簽貿易議定書。</p> <p>④ 匪與僞蒙簽訂邊界條約。 ⑤ 共匪召開農業會議。 ⑥ 在內蒙新建煤礦。</p>	

十二月份大事日記

國際局勢的回顧與展望

程天放

一九六二年國際上呈現一種很緊張、很危險，而又很變幻的局勢。在好幾處地區，有一時期，局勢都相當嚴重，可是不久又緩和下去，沒有釀成大禍。下面就是幾個例子。寮國在一九六一年底，寮共已經佔領了一半以上的領土，當時大家憂慮，不久的將來，寮國會整個赤化。可是在一九六二年，儘管聯合國政府成立，反共的邦歐讓下台，而由標榜中立的溥瑪擔任總理，寮共分子也在聯合國政府裏擔任重要的職務，反共的溥彌將軍依然保持了她的力量，永珍也還在反共勢力統治之中。因為寮國九月間承認了中共偽政權，所以中華民國忍痛和它斷絕邦交，這是一件很可遺憾的事，然而寮國整個赤化却到現在沒有實現，反共力量依然在和親共力量鬥爭。

越南在一九六一年受到越共和寮共的大量滲入，使越南共黨游擊隊擴充到兩萬多人，襲擊市鎮，破壞交通，暗殺政府人員，離首都西貢數十里的小鄉間，成爲恐怖地帶，日落以後即沒有人敢去。一九六二年開始時，吳廷琰總統的地位岌岌可危，西貢有被越共佔領之可能，越共首領胡志明可能統治整個越南。這樣一來，不僅是越南人民的災禍，也是對自由世界的打擊，可是不幸的事件並未實現。一年來吳廷琰總統努力革新內政和軍事，爭取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同時美國政府了解越南的重要性，加強軍事和經濟援助。現在駐越南的美軍顧問團所屬官兵達五六千人之多，武器也源源不斷地接濟。在這種雙方努力情形下，越共游擊隊受到很大的挫折，局面逐漸好轉，吳廷琰政府也趨於穩定。儘管今天越共依然相當猖獗，可是西貢所受的威脅，比到一年以前已經大大減低。

共匪自從一九五八年八月發動台海戰爭，企圖佔領金馬外島，

結果受到嚴重打擊，自己下台後，四年沒有再蠢動。可是一九六二年四月，突然調集重兵到福建沿海，有再度掀起台海戰爭的跡象。當時國軍當然嚴陣以待，只要共匪一發難，就迎頭予以痛擊。我們的盟邦也異常關切，美國政府重申其履行條約義務，保衛台澎和與台澎有關地區的決心，外國記者也紛紛來台，準備報導戰訊。可是共匪色厲而內荏，雖則軍隊結集了四五十萬人，除了偶然向金門各島發砲點綴外，始終不敢動手。友邦軍事人員的判斷，也說匪軍之結集是防備國軍的登陸，是守勢而不是攻勢，因此密雲不雨，一九五八年的戰事並未重演。

自從一九四九年底大陸淪陷以後，印度總理尼赫魯就向共匪大獻殷勤，不但承認偽政權，和在一起國際組織裏做蘇俄的幫兇，企圖驅逐中華民國的代表，而讓共匪入會，而且和周匪恩來大演雙簧，高唱和平共存五原則，想以中立主義的領導人自命。不料玩火者一定被火燒，到一九六二年尼赫魯就自食惡果了。本來中印邊境上，匪軍和印軍的衝突，過去會屢次發生，可是都是小規模的接觸。到了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匪軍大舉進攻，不但打垮了印度守軍，而且幾乎佔領了整個所謂麥克馬洪線地區，逼近阿薩姆平原，威脅印度本土。這件事立即引起國際注意，美英兩國加強對印的軍援，來抵抗匪軍。在美英援助的武器尚未到達以前，匪軍本來還可以乘勝進攻的，可是共匪突然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宣佈，自二十二日前全線停火，並定自十二月一日起，從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雙方實際控制線，後撤二十公里。印度對此項停火條件沒有接受，可是匪軍却在十二月一日那天實行撤退了。

一九六二年國際上最嚴重的局勢，就要算古巴危機了。自從七月起，蘇俄就將中程飛彈運往古巴，並派遣大批人員在古巴建築基地，對外則講是替古巴建築漁港。美國得到此項情報向蘇俄質問時，蘇俄在九月十一日正式聲明：「送往古巴的武器和軍事裝備，完全供防禦目的而用」。美國當然不相信這套假話，所以就派高空偵察機在古巴上空攝影。到十月十五日，拍攝到證據確鑿的照片，顯示有二三十枚中程飛彈，和即將完成的發射台。等到準備完成，黑魯曉夫一個命令，就可放射這些飛彈，來毀滅華盛頓紐約等都市。甘迺迪總統在此種威脅下，不能不採取斷然行動，所以和外交國防最高幹部，以及國會重要份子，經過一週的會商後，就在十月二十二日向全國人民作電視廣播演說，宣佈封鎖古巴。一面下令美國海軍，美軍艦遇見駛往古巴的船隻，就要命令它停輪檢查，發現它載有攻擊性武器，就要被遣回，如果船隻不受檢查，不肯折回，美軍艦就可以開砲將它擊沉。同時警告蘇俄，如果由古巴發射飛彈，攻擊西半球國家，就等於蘇俄對美國攻擊一樣，將對蘇俄充分報復，並要求蘇俄拆除在古巴的基地，撤出攻擊性武器，在聯合國觀察員監督下認為這項工作已經完成，美國才撤銷封鎖。

這篇爆炸性的演說發表以後，全世界的人緊張萬分，因為甘迺迪向黑魯曉夫攤牌，黑魯如果不肯讓步，一意孤行，那結果就必然是一場核子戰爭，人類將受到空前浩劫。不料黑魯雖則謾罵甘迺迪的封鎖令是海盜行為，可是沒有採取任何強硬步驟，而且利用聯合國祕書長宇譚的調停，作為下台藉口，命令快到古巴的蘇俄船隻開往別處去，以避免和美國海軍接觸。美俄雙方在紐約談判的結果，甘迺迪應允不入侵古巴，黑魯在十月二十八日發表聲明拆除基地，並將飛彈運走，緊張空氣立即和緩下來。到十一月十三日黑魯宣佈基地已經拆除，飛彈四十二枚已經全部運走，美空軍攝影證實，不再看見基地和飛彈。後來美國又要求蘇俄撤退在古巴的伊留申二十八式轟炸機，黑魯起初推諉，過幾天也接受了。這類轟炸機四十二架，在美國海軍觀察下，在十二月六日前全部運走，甘迺迪也在那天下令解除古巴的封鎖。但是他在記者招待會講，由於古巴政權尚未允許聯合國人員執行現場視察，美國將繼續監視。在適當的查證和

防備之下，攻擊性武器不再留在古巴，而且古巴不被用於輸出共產主義，美國將不主動侵入古巴。這樣一來，因古巴問題引起的國際風雲，就完全消散了。

綜合上面這幾件事，我們可以講，在一九六二年裏，共產集團依然到處放火，到處製造事變，企圖擴大它的勢力範圍，逐步實現赤化世界的目標，可是沒有得到多大的收穫。尤其古巴危機，可以說對黑魯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不管黑魯本人和他的嘍囉們，怎樣自我解嘲，說古巴事件是蘇俄和平政策的勝利，鐵一樣的事實擺在我們面前，那就是黑魯在美國堅定政策之前讓步了，屈服了，將飛彈基地拆除，將飛彈和轟炸機全部運走。這說明了一點，就是蘇俄今天的核子武器遠不及美國，因此黑魯不敢冒核子戰爭的危險，以自取滅亡。

一九六二年已經成為歷史的陳跡了，一九六三年的國際局勢又將如何演變呢？凡是預測將來的事，多多少少都冒不準確的危險，而預測隨時可以發生變化的國際局勢，其準確性自然更加減低。不過鑑往可以知來，我們研究過去的情形，也未嘗不可以看出將來的端倪。我認為要預測今年局勢的演變，我們應該先就下列兩個問題，加以分析。

第一是反共國家內部團結問題。今天的世界是兩大陣營——共產集團和反共集團——對峙的局面。共產集團只有十四個單位（裏面如共匪、韓共、越共、寮共、偽蒙等，都不能算是國家，故稱它們做單位）；而反共集團則包括一切和美國訂有雙邊或多邊的集體安全條約的國家，以及雖沒有訂安全條約而接受美國軍事援助堅決反共的國家（例如越南和西班牙），連美國本身一共有四十五國之多。無論就土地、人口、資源、軍事和經濟力量，來做比較，反共集團都佔優勢。可是自從一九四七年對峙局面形成以來，共產集團到處搗亂，到處佔便宜，反共集團只想維持現狀，有時還做不到。造成如此現象，當然原因很多，可是反共國家本身團結不够堅強，是很重要的原因。不但四十五個國家各有各的主張，意見不能一致，就連反共集團中最主要的三個國家，美、英、法，在政策上常常有矛盾，常常彼此摩擦。美英對中共政策的不同，美英對非洲殖

民地政策的不同，一九五四年英法反對杜勒斯對越戰的強硬政策，一九五六年英法不顧美國反對，出兵埃及，引起中東危機，都是顯著的例子。一九五九年卡斯特羅掌權以後，美國始終忍耐不肯干涉，也就是顧慮中南美洲各國的反感。反共國家本身不能團結，對外力量自然就會削弱，同時也就給蘇俄以分化離間製造動亂的機會。

一九六二年古巴危機中有一個可喜的現象，那就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美洲國家組織各國，一致支持甘迺迪總統的封鎖政策。這表示反共國家已經覺悟，到了緊要關頭，如果大家不能團結，就要同歸於盡。可遺憾的是危機一過，歧見立即發生。美英對剛果有不同的政策，甘迺迪總統宣佈停止天矢飛彈的試驗，更引起英國激烈的反對，所以甘迺迪總統和麥米倫首相十二月中旬在納騷會談了三天，來消除歧見，取得協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十二月裏開會時，西歐各國爲了要建立本身核子武器和美國又發生爭執，似乎到現在還沒有得到雙方滿意的解決辦法。此外英國想加入共同市場，法國、西德，並不太表歡迎，而且所提條件英國很難接受，因此英法德三國間也有芥蒂。一九六三年裏西方盟國間的歧見如果能够逐漸消弭，大家團結對外，那末對於共產集團任何搗亂行動都可應付裕如。相反地，如果歧見擴大，摩擦加深，那就會給黑魔以可乘之機，來製造糾紛，從中取利。

第二是共產集團內部分裂問題。在史達林時代，蘇俄對於附庸國家的控制是非常堅強的，除了南斯拉夫的狄托，因爲走民族主義路線，在一九四八年被史達林驅逐出共產情報組織（Cominform）外，其他一切共產政權對史魔都是很順從的。可是今天的黑魯曉夫，就沒有史魔那種聲望和能力，因此共產集團內部就發生裂痕。自一九五六年起，黑魯曉夫對史魔實行鞭撻，要想推翻史魔在共產集團中的偶像地位，然後黑魔本身的領導權才可以鞏固。不料史魔死後的聲望雖受了打擊，而黑魔的威信却不能建立，因此蘇俄對波蘭的控制已遠不如前，而不到兩百萬人口的小國阿爾巴尼亞，居然敢打起史達林主義的招牌，來和黑魔對抗，結果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蘇俄和阿爾巴尼亞斷絕邦交。尤其使黑魔不安的，就是毛會澤東公然和黑魔爭共產集團的領導權，使得共產集團內部，呈分崩離析的

現象。

毛會和黑魔的磨擦，由來已久，可是近年來却愈演愈烈。阿共首領霍查和黑魔衝突時，毛會毫不掩飾地支持霍查。到了一九六二年九月，黑魯曉夫企圖拉攏狄托來壯他的聲勢，就叫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布列日聶夫（掛名的蘇俄元首）去訪問南斯拉夫，而且邀請狄托在十二月中到蘇俄休假，這樣一來黑毛關係更形惡化。中共猛烈地抨擊狄托，也就是間接地攻擊黑魔。古巴危機發生後，中共更抓住機會，譴責黑魔軟化。十一月十五日人民日報社論明白地講：「如果在帝國主義面前退讓、屈服，甚至犧牲革命軍人的利益去乞求和平，那只有「增加世界戰爭的危險」。蘇俄的答復，則諷刺中共在帝國主義者面前，「大胆地揮舞着口頭上的武器」，對古巴無力提供一點實際支援，這些人是「紙上談兵的勇士」。共匪和印度邊境衝突擴大後，蘇俄並沒有支持共匪，而希望雙方談判，解決爭端。十一月十二月裏，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義大利四國的共黨，相繼舉行代表大會，法國共黨在十二月中旬舉行中央全會，都譴責共匪。保共、匈共、捷共的大會中，沒有提共匪的名稱，都是用阿共來影射，可是義共法共會議席上，却公開提出共匪，批評他們是教條主義者、反對黑魔的和平共存政策。十二月十二日黑魔本人在最高蘇維埃會議席上講：有人說美國是紙老虎，可是這個紙老虎是長了核子牙齒的。又講阿爾巴尼亞和它的盟友，都含有托洛斯基思想，認爲共產主義必須經過戰爭才能勝利。黑魔和毛會雖則到現在彼此還沒有指名謾罵，可是歧見愈來愈深，裂痕愈來愈顯，已是無可諱言的事實。

黑毛對領導權之爭，引起了共產集團的分裂。東歐的波蘭、捷克、東德、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和亞洲的蘇俄傀儡外蒙古，當然是跟了黑魯曉夫走，可是阿爾巴尼亞、韓共、越共和寮共，却願意接受毛會的領導。古巴本來是倒向蘇俄懷抱的，經過這次危機，卡斯特羅怨恨黑魯曉夫，可能也和毛會拉攏了。西方國家有些天真的人們，看見這種情形，就希望將蘇俄拉到西方陣營來，共同對付中共。這當然是一種幻覺，黑毛儘管因爭領導權而發生磨擦，可是他們赤化世界的野心是一致的，他們認自由世界是他們共

同敵人也是一致的，他們的不同只在策略方面時間方面。黑魔主張緩進，用和平共存口號來欺騙西方國家，同時用顛覆滲透策略來擴充他的勢力範圍；毛會則主張急進，他並不反對顛覆和滲透，只是認為用武力更易達到征服世界的目標。我們應該認識清楚，黑毛雖有爭執，但不致公開衝突，而兩人同樣威脅自由世界，同是我們敵人，也不能強分誰好誰壞。可是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過去西方盟國的不團結削弱了反共集團的力量，那末今天黑毛之爭，也必然削弱了共產集團的力量。

我們分析兩大集團內部情形，就可看出它們的動向，而由它們的動向，也可預測國際局勢的前途。首先我想講蘇俄的動向。自從冷戰開始以來，蘇俄在國際上一直是採取攻勢，掌握主動。蘇俄在某一地區挑動一次戰爭，發動一次變亂，或者來一個虛聲恫嚇，國際局勢立即緊張，蘇俄一鬆手，國際局勢又立即和緩。所以蘇俄或張或弛，隨心所欲，而反共集團則疲於奔命。可是這次古巴危機，由於甘迺迪的堅強政策，和不惜一戰的決心，使得黑魔屈服，這是十五年來第一次。古巴危機發生不久，許多人認為黑魔在古巴吃了虧，必然要在它處挑釁來報復美國，而最容易使西方國家困擾的，當然是柏林，可是現在距古巴危機發生已兩個多月，柏林依然平靜。這是什麼原故呢？我以為這是因為黑魔由古巴事件中得到一個很大的教訓。假如他在柏林、非洲、中東，或者東南亞，製造一個事變，而西方國家以處理古巴事件的決心來處理這個新事變，那末黑魔必然又遭遇一次挫折。古人講：「一之為甚，其可再乎。」黑魔今後必然較過去謹慎，沒有相當把握的事，他是不敢孟浪嘗試的。

那末，黑魔是否從此默爾而息，不再搞亂呢？那當然不是。我認為黑魔最可能採取的策略，是和平攻勢。他向蘇俄人民和其他共產國家解釋，所以從古巴撤退，是爲了維持世界和平，避免核子大戰。他正好利用這個機會，進行他的和平攻勢，強調與西方國家和平共存。他這個策略比到製造事變還更厲害、更危險。國際局勢如果經常緊張，西方國家就會加強團結，並且擴充軍備，赫魔永遠達不到征服世界的目標。可是他假扮笑臉，維持現狀，不鬧禍，不出亂子，那末西方各國的政治家和人民，很可能受他欺騙，以爲蘇俄

真正改變政策，想和西方妥協，各國軍事準備會鬆弛下來，而彼此間的歧見又會發生，團結因而渙散。等到蘇俄的核子力量超過美國時，黑魔就可真正發動核子戰爭，來征服世界了。

共匪的動向又將如何呢？毛會一向強調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須經過戰爭，共產主義才能勝利。他認為在一場核子戰爭中，美俄將是雙方的主角，可能彼此毀滅，兩敗俱傷，而大陸上有六億人口，即使死傷一半，依然是三億人口的大國，那時他可能替代黑魔來領導共產集團，赤化世界。所以他不但反對戰爭，而是希望戰爭早日來臨的。可是共匪本身不但沒有核子武器，連傳統武器，如飛機、重砲、坦克、軍艦等，都要仰仗蘇俄供給，而自從黑毛爭執發生以來，蘇俄對共匪的軍事援助差不多完全停頓。今天共匪不但不能發動一次核子戰爭，就連大規模的傳統戰爭，它也沒有力量長期打下去。再加上大陸上連年災荒，人民在飢饉線上掙扎，對偽政權人人怨恨，一有機會就會起來革命。共匪和印度的衝突正在順利進展當中，突然後撤，充分表示它遭遇到內部重大的困難，不能不如此下台。共匪當然想製造事變，擴充勢力範圍，可是它外強中乾，不能闖大禍。在印度它只能適可而止，在東南亞只要美國對越南政府和寮國的反共力量繼續支持，共匪吞併整個越南寮國的野心，也無法實現。至於台灣海峽方面，由於國軍之日益強大，而且鑑於一九五八年台海戰事的覆轍，共匪更只能採守勢。當然一旦機會成熟，國軍反攻大陸，毛會當然會作困獸之鬥，可是在反攻開始以前，毛會是不敢輕易挑釁，自惹災禍的。

黑毛爭領導權，共產集團內部分裂，再加中國大陸災荒嚴重，共匪統治根本動搖，照理講這是西方國家採取積極行動最好的時機了。可是我預料西方國家不會這樣做的。美、英、法，這些民主國家的人民，都是百分之百地愛好和平、厭惡戰爭。侵略者先動手打它們，它們自然會應戰，否則它們決不願主動地發動一次大戰的。我們看這次古巴危機，甘迺迪總統可以說下了決心，冒核子戰爭的危險，來消除美國所受的核子威脅，可是結果只做到蘇俄的基地拆除，飛彈和基地運走，和蘇俄的軍事人員撤退爲止，並沒有進一步

推翻卡斯楚政權，消滅共產集團在西半球的根據地。這就說明美國政府對古巴問題，目前沒有做徹底解決的打算。對古巴尚且不求徹底解決，那自然更談不到消滅蘇俄和共匪這股侵略力量，來求永久的和平了。經過古巴危機以後，西方國家可能認識蘇俄的弱點，

可能將來在別的國際問題上，蘇俄再度搗亂時，採取比過去更強硬一點的態度，同時我們盼望西方國家不要中蘇俄和平共存的狡計，而疏於防禦，團結鬆弛。除此以外，我們不能對西方國家有更大的期待。

大陸抗暴革命的新形勢

項迺光

共匪在大陸十三年來的血腥統治，是新奴隸制度，繼蘇俄之後，又一次在一個偉大的國土上，進行着最殘酷與最狂妄的試驗，是我們民族史上最黑暗的一頁。我們付出了極爲鉅大的代價，但同時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成爲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篇章。

在思想範疇，它爲馬列主義思想的沒落與破產，提供出事實證明。說明了依靠極權制度，放棄現在去追求虛幻的未來，乃是狂人的夢囈；從事此種罪惡夢囈的狂人，終將難逃歷史的裁判。

在政治領域，它考驗了我們偉大中華民族的不可征服性。我們在人類歷史的轉換期，堅持了自由奮鬥的旗幟。

本文就是根據我們民族十三年來血淚交織的奮鬥事實，來說明以上的論點；我們要從十三年來的大陸抗暴革命的變化軌跡，展望勝利的前途與走向勝利的道路。

一 大陸抗暴革命的演變與發展

十三年來，大陸抗暴革命，迄未一日停息，而其情勢，則隨共匪暴政的變化而發展。共匪暴政乃促成抗暴革命的主要因素，暴政達於極峯，革命隨之熾烈。

第一、初期的大陸抗暴革命運動。

匪僞佔領大陸初期，爲鞏固其脆弱統治，採取較溫和的政策，政治上號召所謂四大階級聯合專政，經濟上採取五種經濟併存，農村則從所謂土地改革開始。在這樣背景下，多數同胞，存有某種程度的苟存和幻想心理。農民、工人、知識青年，或多或少均爲其僞裝笑貌所迷惑。因此，抗暴革命不僅局限於少數人，且是在失敗主義籠罩下的一種反抗。

據共匪透露，從三十九年到四十一年，有三百萬反共游擊武裝被剿滅。在四十一年「人民手冊」中，羅匪瑞卿描述抗暴革命的具體事例爲：

- (一)「潛伏廣西的反革命份子，在一九五〇年即曾組織大小不同的多項暴動，殘殺革命幹部和羣衆七二一九人，燒燬房屋二五六〇餘幢，搶劫耕牛二〇餘萬頭。」
- (二)「一九五〇年東北各省反共份子曾猖獗一時，搶劫破壞事件，層出不窮。」
- (三)「福建連城縣一九五〇年有特務二千五百餘名，全縣六個區均遭攻擊，縣城被襲二次。」
- (四)「特別自一九五一年二月下旬『鎮壓反革命條例』公佈後……展開了大張旗鼓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從此反革命份子的囂張氣餒頓時下降。」

以上情況，說明了兩項事實：其一是共匪運用殘暴的和株連的瘋狂屠殺政策，採取全面的武裝圍剿，實施所謂「大張旗鼓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纔將抗暴的力量，暫時鎮壓下去。其二是他們所以被暫時鎮壓下去，是由於這個階段的抗暴力量，沒有廣大的社會基礎，形成爲孤立的鬥爭。

第二、中期的大陸抗暴革命運動。

從四十二年起到四十六年，共匪在所謂「過渡時期總路線」階段，暴政顯然有了進一步的加強。農民的土地，在「合作化」下，遭受愈來愈重的剝削；工商企業，在「公私合營」下，遭受了壓迫和掠奪；工人成爲真正的奴工；知識份子，在精神與物質的雙重迫害中，渡其痛苦無涯的歲月。共匪的猙獰面貌更加暴露，暴政的箭頭已直接指向了所有各階層的同胞；同時，在匪黨內部也增加了諸多懷疑動搖苦悶以至幻滅的因素，因爲，理想的彩虹已愈來愈遠，愈遠愈淡，現實則爲一片陰沉沉黑暗所籠罩。

在這樣背景下，大陸抗暴革命的活動，質與量方面，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我們且先引述確實的資料，以爲我們進一步分析的依據。

(一) 羅匪瑞卿於四十六年十二月四日，在匪偽中央各機關、共黨北平市委和「人民解放軍」駐平部隊幹部大會上的報告稱：「自一九五五年六月至一九五七年十月兩年半時間內，清查出來和已經處理的反共組織即有三千多個。」同一資料說：「全面規模的內部肅反，從一九五五年六月至一九五七年十月，在一千八百萬職工和人員中展開了運動，經過兩年半的緊張鬥爭，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二) 匪爲政權內部，四十六年以章伯鈞、羅隆基爲首，廣泛影響匪黨內外的知識份子和機關幹部，出現了「章羅反共聯盟」，利用「鳴放運動」，對共匪進行了思想的和政治的鬥爭。

(三) 「鳴放運動」期間，全大陸的青年學生都起來，展開思想反共運動。

(四) 匪黨內部，四十四年出現了「胡風反革命集團」，波及匪

黨內外的文藝界人士和一般知識份子。

(五) 僑國務院前司法部長史良，於四十四年七月廿九日，在僑一屆二次人代會上發言透露：「自一九五四年一月到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七個月的不完全統計，就破壞反革命的政治案件三十六萬四千六百零四起。」並稱「佔同時期全大陸人民破壞社會秩序和兇殺幹部在內的刑事案件的百分之三十點九二。」

(六) 董匪必武於四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在三次人代會上稱：「一九五四年刑事案較上年增長百分之四十。」

僅僅就上述資料，已可窺知大陸抗暴革命活動，隨着共匪暴政的加深而進一步發展，從經濟到政治，從消極到積極，從隱蔽到公開，從工農知識份子到匪幹內部，運用思想批評、政治攻擊、經濟破壞、怠工、怠耕、罷課、兇殺等各種手段，隨時隨地與匪偽統治集團進行各種方式的鬥爭。

就量的發展言，參加革命運動的成員，已經不是少數人，而是廣大的各階層；就質的發展言，鬥爭的思想內容已經提高，並對匪黨反動思想、社會制度、獨裁統治予以致命的攻擊與根本的破壞。然就革命運動的發展情況來檢討，還止於分散而未達匯流的局面，成爲雖普遍但不夠徹底的思想革命，和不成熟不平衡的政治反抗。由於未能匯流，未能進一步發動有效的武裝鬥爭，所以在共匪暴力壓迫下，遂暫時的被鎮壓下去。

第三、近期的大陸抗暴革命運動。

從四十七年以來，共匪根據四十六年全面「鎮反」「肅反」的形勢，接連實施所謂「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等「三面紅旗」。這是共匪暴政達於極點的標誌，對全大陸人民和絕大多數匪幹加深了迫害，造成嚴重天災，連續歉收，普遍饑荒。因而共匪統治愈趨孤立而爆發了以經濟危機爲中心的全面危機，並促成了大陸抗暴革命更進一步的發展。

「三面紅旗」全面徹底失敗的事實，可以反映大陸同胞反共抗暴活動的普遍強烈；五十年元月匪黨八屆「九中全會」公開承認大陸反共力量約佔大陸總人口百分之十，五十一年九月匪黨八屆「十

中全會」公報承認被迫實施退却策略，均爲匪黨對了解大陸抗暴革命運動所提供的有力線索。

這一階段抗暴革命運動的方式，包含着普遍的消極怠工、積極破壞、大量逃亡和武裝暴動。我們且舉出一些典型事例：

(一)甘青寧邊區在四十七年秋未曾有一次大規模的反共運動，共匪先後出動約二十餘萬軍隊，歷時一年半始告平息，是役共匪省級匪幹被殺者約二十餘人。

(二)西藏自四十八年三月發生震動世界的武裝反共革命之後，情況一直動盪不安，但抗暴運動迄未中止。此種情況，有力地說明了，共匪雖然兼施恐怖鎮壓與欺騙懷柔，但藏胞給予共匪的問答，不是屈膝就範，而是更大規模、更加機動、更有經驗地爲抗暴而戰鬥。

(三)四十七年秋，青海地區曾發生反共游擊隊包圍玉樹自治州所屬五個縣的大規模抗暴運動。四十八年冬，該省長袁匪任遠於偽青海人代會第二次會議上報告透露：「青海上層階級的宗教死硬派……在帝國主義與西藏的上層反動集團的煽動之下，組織了反革命的叛亂集團，企圖分裂祖國與推翻人民政府，在「保衛民族和宗教的利益」的偽裝下，佔領寺院作爲行動基地，攻擊人民政府，謀殺革命幹部與活動份子。」袁匪並稱：「叛亂雖被撲滅」，但「反革命份子並未徹底肅清，時時伺機欲動」，所以於西藏地區抗暴運動高漲之時，青海境內，也曾一度甚爲緊張。

(四)四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匪「人民日報」報導：八月十七日至九月六日，匪在銀川召開回民座談會，鬥爭「伊斯蘭教教主」馬震武，宣佈馬自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八月間，曾領導西北回族掀起四次大規模的武裝抗暴（共匪曾給予馬震武以偽西北軍政委員會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固原回族自治州州長、偽政協全委會委員、偽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主席等職），說馬震武的目的是在「陰謀推翻人民政權」，「企圖復辟反動階級統治」，並要「在寧夏地區成立回族共和國，其組織形式是黨、政、教、軍統一，組織名稱爲「伊斯蘭教民主黨」，口號是「爲馬主教報仇。」（按：當時馬已被扣押）「爲伊斯蘭教爭光！」

大陸抗暴革命的新形勢

(五)鄂豫皖邊區農民奮起抗暴：五十年底至五十一年初，湖北省的黃安、麻城、羅田；河南省的商城、經扶；安徽省的立煌、霍安等縣農民，因要求地方匪幹徹底執行匪黨中央指示，貫徹「自耕地」種植收益應全部歸農民所有，匪幹強調地區特殊困難，未予答應，引起衝突，首先由麻城孝感鎮一個生產大隊發難，解散公社，瓜分公糧牲畜，冒風雪到處開倉劫糧、毆打匪幹，並在自耕自得的口號下恢復自由交換，拒絕使用偽幣。消息傳出，黃安、羅田、立煌、霍安、商城、經扶各縣，齊起響應，民兵也因切身利益，同情農民，參加行動。估計此次投入反共行列中的人數約數萬人，堅持達半月之久。五十一年初，共匪在六安召開聯防會議，開始分路調動匪軍，進行圍剿鎮壓，反共力量則轉入大別山區建立游擊根據地。

(六)廣東地區農民抗暴：五十一年春節期間，粵省農民同胞對共匪各種「愛民」迫害，實在達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除了廠礦、工地，常有盜竊事件和冷槍射擊看守人員外，更對於「獻錢、獻力、獻給黨、獻給國家」的壓迫剝削，明白表示反抗。下級匪幹無法推動工作，曾向廣州市上級匪偽機關請示，據復：「嚴格執行『一把刀』政策。」匪的所謂「一把刀政策」，未曾作具體說明，但顧名思義，當是代表一種嚴厲血腥的鎮壓而言。從廣州一地看全局，可知隨着「愛民月運動」的「一把刀政策」而來的，就是長期地、公開地或祕密地全面「鎮反肅反」運動的展開。而人民的各式各樣的反共抗暴鬥爭，亦隨着饑餓與迫害而高漲。

(七)廣東近年來抗暴活動十分活躍，前年廣州、佛山、汕頭、潮陽、揭陽、海豐、梅縣、海南島的農民學生、以及新港、柘林等漁港的漁民，均曾起義舉事，發動抗暴。五十一年三月初，五華縣的鐵爐埠在一位姓鍾的志士領導下，曾掀起數千人的抗暴事件，並在歧嶺、鐵場、五華縣埔和錫坪一帶十幾個鄉鎮展開大規模的反共運動，主要是攻擊民兵部隊、開倉散糧、救濟饑民。四月間，惠陽縣各偽中學員生及農民、民兵、村幹因不滿共匪暴政，發動反饑餓運動，事後有千餘人攜械進入惠陽、紫金、海豐、五華各縣之大安山區及筆架山區（即前土共會生、林平股匪所盤踞地區），實行武

裝游擊，並與前此惠陽地區人民組成之反共游擊隊取得聯繫，聲勢浩大。

(八)上海於五十一年時常出現「愛國黨」傳單：五十一年四月間，紐約「新聞週刊」報導，上海自五十年以來，最少曾有三十四個地方出現「愛國黨」的反共傳單標語，內容是：「歡迎中央軍登陸」、「驅逐俄國走狗解放軍」、「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敵人」等等。這些傳單、標語，五十一年三月底曾一次在南京路長城大樓上大量投下散發，影響甚大。共匪雖會逮捕多人，但運動並未因此被壓止。此一報導，與一位經常航行滬港間之船員於同年三月間在香港對新聞記者的談話相符，當屬可信。

(九)五十一年五月間，大陸難民集體向港澳逃亡，反映匪偽社會組織的瓦解和政治組織的癱瘓。同時在五月廿三日，更由於廣州偽路局奉令停止售票，引起廣州車站的難民大暴動，造成大規模的流血事件。

以上事實，顯然說明了這一階級的大陸抗暴革命運動，又大大地向前邁進一步，正在為全民抗暴革命運動準備前提條件。

知識份子已經完全與共匪對立起來，放棄了對共匪的任何幻想。檢討「鳴放」時期，知識份子的激昂反共言論和政治反抗行動，可知對共匪尚有某種程度的幻想。因為，他們敢於公開對共匪進行思想撻伐，正說明他們還認為可以用批評與僅僅思想來做為鬥爭的武器。但在四十七年以後，知識份子經過「鳴放」、「整肅」、「反右」的教訓，對共匪有了更清楚的認識。他們對共匪大煉鋼鐵，大辦水利、盲目經建、農業生產改組等等「左傾冒進」路線，未表示過真正意見。這表示知識份子已經完全與共匪對立，澈底對共匪失望，不再存用批評可以改造共匪或僅僅用思想鬥爭可以推翻共匪的幻想。他們之所以坐視共匪的盲幹亂幹，正是坐視共匪走向敗亡並樂於其敗亡的提早降臨。他們之所以採取緘默態度，不僅反映他們深沉的苦悶，而且反映他們革命思想的精鍊，認為只有行動，只有革命，才能解除大陸的苦難。

工人和農民的覺醒更加提高了，他們已經全面的對共匪暴政進行了消極與積極反抗，並進而採取武裝戰鬥。

匪黨團幹部和絕大多數的黨員，也同樣的對共匪統治採取了反抗。匪偽報刊不斷透露所謂「無組織」、「無紀律」、「不遵守規定」、「自成系統的分散主義」的現象，說明其下級反上級，地方反中央和匪黨組織的軟化、癱瘓、分裂與趨於瓦解；匪偽報刊不斷攻擊所謂「現代修正主義」、「右傾思想」、「中遊思想」、「退坡思想」說明其思想混亂與共匪思想控制的失敗。

同樣的，作為匪偽最後堡壘的軍隊，特別是倚為侵略資本的基幹民兵，也不斷發生反共案件或各種各樣的「違紀」、「違法」行動。據共匪總政治部秘密發行的「工作通訊」透露，其軍中危機已達非常嚴重的程度。

因此，我們有理由判斷，大陸抗暴革命已邁進全民革命的前夜。也正因此，我們纔可以了解共匪之退却策略乃是由於全民反抗的結果。

二 大陸抗暴革命運動新形勢的展望

大陸抗暴革命運動的新形勢，是在共匪暴政加深並澈底失敗而陷於全面危機之際出現的，是十三年來抗暴革命運動的繼續和發展，是處於全面革命運動爆發的前夜。

其特點之一，是全民革命形勢逐漸成熟，並以萬壑匯流的壯闊聲勢，繼續發展下去。這是因為不僅共匪的暴政嚴重的傷害了全民的利益，促進了全民的反抗；而且因為共匪路線搖擺，進退失據，精簡機構，壓縮城市人口，為各階層力量集聚，特別是工農與知識份子的集聚，創造了最好的條件。可以預見的戰場，將是廣大農村武裝暴動和邊疆民族戰爭的相互呼應，在農村發動暴動的力量，今後將不像過去一樣，完全局限於農民羣眾，而是壓縮下放到農村的知識份子、城市工人與廣大農民的大聯合。

其特點之二，是反饑餓鬥爭將昇華到革命戰爭的境界。因為在今日大陸，反共的革命思想，已經形成為集合的意念；饑荒的現狀，在近幾年內更沒有克服的可能。我們認為飢餓雖然是革命的催生

力量，但僅僅由於飢餓，如果沒有思想領導，則不一定能擴展革命的洪流。革命的歷史，曾經告訴我們，知識份子的思想革命和農民的飢餓反抗連合在一起的時候，革命纔能不斷壯大而不可扼止，也即是爭生存與爭自由的鬥爭一致的時候，革命才兼備了思想的與實質的生動內容。我們合理的推斷是，在今年青黃不接之際，再度爆發嚴重的飢荒，從而普遍的發生暴動，並由於知識份子的參加，經過迂曲波浪的發展，引導反共革命戰爭的推進。

其特點之三，是大陸反共力量與海外及我台灣基地的反共力量相結合。衆所周知的事實，去年七、八、九三個月，在廣東沿海不斷對匪偽的破壞與反抗行動，乃是大陸反共同胞與地下反共組織的技術合作；十月以來，活躍在廣東各縣的反共游擊隊伍，更是大陸反共同胞與敵後地下工作人員及國軍游擊幹部的混合組織。顯然，國軍的游擊幹部和有經驗的革命工作人員，有可能隨時進入大陸；同樣的，大陸反共同胞更已經採取了接應配合的行動。因為，失去人民並與人民尖銳對立的共匪，已由於孤立而處處表露其統治的空隙。這說明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情況，即我們復國基地的台灣和大陸在反共復國的偉大革命運動中，已由反共意念的溝通進入了行動結合的階段，已由政治登陸向着軍事登陸邁進。

因此，我們可以完全了解，最近共匪窘迫惶急的情況。且看共匪年前的一次廣播：強調要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乃是加強鎮壓的代語；要求「全國人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描繪其步步設崗、村村放哨的情狀，尤足以反映其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景况。同時偽「新華社」透露，在惠陽、海豐等五個縣爲對付反共游擊武裝有功而受勳受獎的即有二千餘人，可以想見其動員的龐大。

爲什麼一些少數的游擊武裝會使得共匪如此的惶恐驚懼呢？爲什麼共匪公開的廣播來發出哀鳴呢？因爲這些游擊武力，是代表反共的結合力量，有形力量雖寡，無形力量則至爲廣大；因爲大陸早已變成了革命的乾草堆，星火即足以燎原。

今日，革命的新形勢已擺在我們的面前，敵人更在這一新形勢下驚慌恐懼與進退失措。我們要全面加强大陸抗暴革命的運動，以提早革命勝利的到來。

大陸抗暴革命的新形勢

本刊第二卷第三期 目錄

馬克思學派的太平天國史觀……………簡又文

美國的期中選舉與今後的政治動向……………鄧公玄

匪黨內爭之三大問題……………懷遠

共匪經濟「調整」……………餘生

政策之意義與問題……………張棟材

古巴事件所反映的匪俄關係……………吳越

緬甸政局現狀……………朱少先

日本自衛隊現狀……………李明

最近匪日貿易關係之分析……………呂律

蘇俄爲什麼反對歐洲共同市場……………關素質

蘇俄高級技術教育機……………張耀秋

關與國防工業專家……………靈輝譯

共匪對越南的陰謀活動……………靈輝譯

中國大陸的人口問題……………靈輝譯

動態述評……………靈輝譯

國際：①援助中國難民案獲通過。②文教經費我保持原比率。

③聯合國報導我工業進步。④法國會選舉揭曉。

⑤大西洋團結宣言。⑥美國期中大選。

⑦韓國公佈新憲法。⑧琉球立法院大選。

⑨日與北韓延長遣僑協定。

俄帝：①俄共中央全會與工農業生產②加強社會科學研究工作

③俄對匪印衝突意見。④俄衣關係。⑤對外其他活動

⑥共匪：①匪日簽五年貿易備忘錄。②慶十月革命四十五週年。

③對印度戰事停火並追求和談。④匪區工業動態。

美國對外政策可能的動向

一 戰後美國對外政策的演變

我們要明瞭今後美國對外政策的動向，首先便應將十餘年來美國政策演變的情形略加追述。第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化，由於美蘇實力的消長，由於美國對共產主義的認識，其政策不斷在轉變之中，約而言之，有下述幾個階段：

(一) 第一階段——由戰後的樂觀主義到防堵政策的開始，亦即由戰後倉卒復員至一九四七年三月杜魯門主義的提出為止。

(二) 第二階段——由歐洲第一到歐亞並重的時期，亦即由採取馬歇爾計劃、北大西洋公約、建立西德共和國等，至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時止。

(三) 第三階段——由全面包圍到核子嚇阻時期，亦即由美國與盟邦簽訂雙邊、多邊的共同防衛條約（如中央公約、東南亞公約等），使與北大西洋公約連成一氣，以期阻止國際共產主義的滲透顯覆。此一時期大約自韓戰起至艾森豪任滿為止。

(四) 第四階段——由專顧核報復到兼顧傳統戰爭時期，自甘迺迪總統與黑魯曉夫在維也納會談後，即開始採取泰勒戰略觀念，由積極支援越南戰爭至封鎖古巴，皆為此一階段的表現。

上述四大階段之所以形成，並非偶然的。這是由前述國際形勢的變遷，美蘇實力的消長與美國對共產主義的認識所決定的，所以我們不能不將其演變的原因略加敘述。

首先，我們知道美國在第二次大戰的時期，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達到無條件的徹底勝利，而對於戰後的世界，則一心一意

要建立聯合國組織。因此，美國當時相信蘇俄也和美國一樣，在戰勝德、義、日之後，也是在維持世界的和平。甚至相信史達林的謊言，故對於蘇俄建立共產鐵幕的陰謀，只是完成蘇俄所謂「安全地帶」的應有舉動。美國之所以在極端樂觀空氣中，匆匆復員，就是因為他們以為天下可以從此太平了。

直至一九四六年間，蘇俄發動希臘共黨叛亂，同時又壓迫土耳其接受其共管達、波兩海峽的要求時，美國才開始覺悟到蘇俄的野心，而同時又加以英國的請求，乃於一九四七年三月，採取了杜魯門主義，美國樂觀主義固開始消逝，而東西冷戰亦逐漸展開。在杜魯門主義之後，美國採取了馬歇爾計劃、北大西洋公約，以及建立西德共和國等重大步驟，使西歐避免了赤化的慘劇。但是美國對於當時遠東方面的赤禍則等閑視之。甚至認共匪為土地改革主義者，不但未予防範，且對我政府剿共的努力，反予阻礙。迄我退出大陸，遷避來台之日，復發表白皮書以卸其責。

到了一九五〇年六月，蘇俄唆使北韓進攻南韓，美國始恍然於以往之失策，立刻參加韓戰，並以聯合國名義行之。然而杜魯門總統的用意，仍只是把「防堵政策」適用於遠東方面，故一面在韓國作戰，一面以第七艦隊防守台灣海峽，而其目的則不僅在於阻止共匪侵台，同時亦在防範我國乘機反攻，而對麥克阿瑟將軍進攻東北與由台反攻沿海的主張，更斷然加以否定。職是之故，美國在韓國數年間的艱苦作戰，迄未能贏得真正的勝利，反而使朱毛匪幫夜郎自大，至今竟成爲較蘇俄更可怕的大敵。

正在韓戰方如火如荼之際，美國於一九五二年秋間舉行大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艾森豪將軍，以其在歐洲作戰的威望，並採納杜

勒新的「解放政策」為競選口號，遂從民主黨手中奪得十餘年所把持的政權，全世界耳目為之一新，以為美國將有重大的轉變了。孰知當艾森豪就職以後，不久史達林即宣告死亡，繼承史達林的蘇俄頭目們，提出所謂「和平共存」的欺騙口號，以瓦解西方國家的戰意。而西方國家則一致相信史達林既死，應該是東西冷戰和緩的良機，故一聞「和平共存」的謬言，認為是天賜福音。於是韓戰停火協定簽定了，越南劃分南北也告一段，而產生所謂「日內瓦精神」的苟安局面。

蘇俄之所以提出「和平共存」的謬言，乃是在其內外形勢強迫下而不得已而然的。然而西方國家則以為黑魔的清算史達林，確是其政策改變的明證；因此，艾森豪總統便把「解放政策」束之高閣。其後當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發生革命大暴動以及以色列和英法在蘇彝士運河戰爭的時期，美國皆未採取行動，甚至壓迫以、英、法三國停止對埃及的進攻。這時美國的目標顯然是在於擴大「防堵政策」成爲大包圍政策，以為如此不但可以阻止國際共產主義的繼續擴張，而且足以促其自行崩潰。萬一蘇俄而竟發動大戰，美國將利用其絕對優越的核子武力作毀滅性的報復，而對於一切沒有決定性的局部戰爭，均不應參與，以免浪費人力與物力。杜勒斯所謂「戰爭邊緣政策」，一言以蔽之，也不過是核子嚇阻與核子報復兩種主張的別名而已。當美國具有「可靠安全」的把握時，美國人士對此種政策不會感到有何不妥，所以艾森豪總統的「和平」與「繁榮」，一直獲得選民的擁護。

但是到了一九五七年十月間，一切情形立刻起了空前變化，因為這時蘇俄已發射史普憲第一與第二，這不但證明蘇俄在太空方面已着先鞭，且其洲際飛彈的成功也確非吹牛了。這當然是晴天霹靂，美國朝野人士的震動，當然可想而知。自是之後，黑魯曉夫立刻反笑臉為猙獰面目，利用洲際飛彈不斷向美國和西方肆行敲詐。這時不僅歐洲人士認為必須謀求妥協，即美國兩黨人士也認為無法拒絕。只有杜勒斯依然不變聲色，主張用拖延方式和緩其壓力，然其堅定主張則備受國內外的抨擊。迄一九五九年春天，杜氏因病去職，赫特代替杜氏出任國務卿，艾森豪不肯以其付諸杜氏的全責交付

赫特，遂自行主持對外政策的舵把，並自信可與黑魔直接交涉，獲得適當的妥協。於是有一九五九年九月黑魔訪美的安排，產生了曇花一現的「大衛營精神」。然而到了一九六〇年五月，黑魔却利用U2事件破壞了巴黎最高層會議。是年九月，當黑魔再度出席聯大時，彼竟拍枱脫鞋，戲笑怒罵，美國竟莫可如何。這無疑的是美國威望最低落的時期。

一九六〇年恰恰又逢着美國大選，選舉的結果正如赫魔之所期望，當甘迺迪當選之日，黑魔立刻電賀，頻施笑臉，而當甘氏就職之後，更釋放兩名美國俘虜以表親善之意。職是之故，國際間以為東西冷戰有解凍的可能了。可是到了四月間，古巴登陸事件發生之後，黑魔又立刻轉為猙獰面目。甘迺迪之所以移樽就教於維也納，誠如甘氏所謂要親自打量黑魔畢竟如何。經過六月初的維也納會談，甘迺迪帶着極沉重而憂鬱的心情回到美國，於是乃奠定其對外的新政策。

黑魔在維也納面告甘氏，蘇俄並不需要核子戰爭，但對落後地區的「民族解放戰爭」，蘇俄的支援是責無旁貸的。因此，甘氏覺悟到美國如不能應付各地的所謂「民族解放戰爭」，則美國雖擁有強大的核子武力，也等於和尚拿着一把篋梳一樣。他回國後發表了一連串政策演說，主張加強美國核子與非核子武力，主張爭取太空競賽的勝利，主張繼續發展科學與經濟，使蘇俄永遠無法趕上，無一不是針對赫魔的戰略觀念而發的。

甘氏根據上述的基本觀念，所以他也認為核子大戰是可能避免的；但是他主張美國盡量加強傳統武力，以迎接全球各地可能發生的局部戰爭（這也是泰勒將軍所會主張的）。美國對越南反共戰爭之積極援助，以及派兵登陸泰國等行動，固然是這種新戰略的表現，而去年十月間實行以軍事封鎖古巴，尤其是這種新戰略的最高表現。美國實施這種新戰略以後，在越南雖然尚未完全奏效，但至少已經阻止了共黨吞噬越南的野心；而在古巴問題上則舉世皆知其打了一次空前的大勝仗。

二 封鎖古巴事件的影響

美國實行封鎖古巴，當然是由上述新戰略觀念而產生，但美國此種新戰略觀念則是針對蘇俄要求避免核子大戰，利用「民族解放戰爭」達到赤化世界的戰略而來。

蘇俄爲什麼要避免核子大戰呢？因爲蘇俄深知其核子武器尙落於美國之後，故不能不力求避免。正因爲黑魔深深的明瞭這一點，所以他才冒險在古巴陰謀建立飛彈基地，使古巴成爲可以進攻美國本土的前哨，以平衡美蘇間的核子武力。如果他以欺騙的卑劣手段，在轉瞬之間實現了他的計劃；那麼，美國雖擁有充足的核子武器也將因此抵銷了。苟如是，則黑魔可以用偷天換日的方式，立刻扼制美國的咽喉，縱使不能向美國發動核子大戰，也可用以壓迫美國作爲解決柏林和其他重大問題的交換。但黑魔不幸，他的陰謀在未完成以前就被抓着了，人賊俱在，所以此時除了靦顏撤退之外，實在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然而蘇俄對美國的要求如此容易屈服，初不是美國朝野人士所會料到的。試看最近「星期六晚郵報」所載巴勒特 (Barrett) 和亞爾索甫 (Alson) 所作一篇報導，便知端的。該文把美國國家安全會議討論應付古巴事件的內幕予以洩露，因爲他們兩人皆是甘迺迪總統的密友，所以許多美國人士認爲這篇報導可能是甘氏或其左右故意打擊史蒂文生而發。據說，當時與會人士議論紛紛，約可分爲「兀鷹派」與「鴿子派」，前者主張不管如何，先行轟炸古巴的飛彈基地然後再說；後者則主張慎重，然後則一致同意採取封鎖政策。就中只有史蒂文生一人獨持異議。在「兀鷹派」裏面包括：中央情報局長麥康、財長狄倫、聯合參謀長泰勒、前國務卿艾契遜、及總統特別助理班代等；至於「鴿子派」則有司法部長羅伯特甘迺迪、國防部長麥納瑪拉、前國防部長羅維特、蘇俄專家湯普森等。因爲該文描寫史蒂文生單獨反對封鎖古巴，所以一般人以爲該文的目的係表示甘迺迪故意或授意洩露，以爲其撤換史蒂文生的前奏。眞象如何，殊難判斷。但我們由此一內幕新聞可以獲一項極重要的啓示，即美國在決定封鎖古巴的政策時，絕未料到黑魯曉夫能够立刻丟牌。

也因爲美國當初並未料到黑魯曉夫如此軟弱，所以當黑魯曉夫

向甘迺迪要求美國允諾不進攻古巴，蘇俄即將自行撤除飛彈基地及一切攻擊性的武器時，甘氏竟引爲滿意，而對黑魔的要求予以同意。也因爲如此，所以美國雖達到了解除了古巴的軍事威脅，然而承認了蘇俄以古巴作政治進攻的基地。於是不但卡斯特可以苟延殘喘，而美洲所受共黨的威脅亦無終止的可靠把握，這是美國輿論引爲莫大的遺憾的。因爲古巴問題沒有獲得全勝，所以我們可以推測美國的政策並未因古巴事件而有重大的改變。雖然如此，美國在封鎖古巴一事，至少總是十餘年來一次空前的大勝利。分析起來，至少有下列的效果：

(一) 證明蘇俄無足夠力量和美、蘇間的強弱，減少其恐俄的心理。

(二) 卡斯特遭此沉重打擊之後，不但已失去其向美國叫囂的資本，且已大大的削弱了對拉丁美洲利誘威脅的號召力，如果蘇俄不肯在經濟上予以無限的支援，則其崩潰並非不可能的。

(三) 門羅主義因古巴事件再度獲得了新的生命，不但已迫使蘇俄自加勒比海撤退，且使拉丁美洲各國再度和美國站在同一戰線。

(四) 美國過去的對外政策往往過於受盟邦的掣肘，使美國不敢單獨有所舉動，但美國對古巴事件，事前並未徵求其他國家的同意而斷然行之，結果反而使各國表示無異議的支持。這對於美國今後的行動當然可以獲得莫大的鼓勵與啓迪。

(五) 經過古巴事件以後，證明美國在必要時，不但敢於作戰，而且具有充分作戰的實力與取勝的勇氣。

(六) 由於黑魔向美國屈服，使中共匪幫得以加強其攻擊黑魔的口實，並乘機發動印度邊界戰爭，使黑魔立於非常尷尬的困境。也因爲如此，所以匪、俄間的衝突遂日益尖銳，甚至互相謾罵，達到瀕於破裂的邊緣。

(七) 東西冷戰的形勢，由古巴事件已產生極大的變化，整個自由世界對共產集團的比重已大大的上升了，東西冷戰勝負自不難有了新的轉振。

三 古巴事件後的幾個重大國際會議

經過美國封鎖古巴以後，在去年十二月間舉行的幾個重要國際會議，其目的厥在調整今後美國與西方國家的共同立場與政策路線。我們把這幾個會議的重要內容加以探索，對於我們了解美國今後的政策不無裨益。

(一)北約組織部長會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十七國的部長會議，於去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在巴黎舉行，美國國務卿魯斯克、國防部長麥納瑪拉皆前往出席。經過三天的會議，他們發表了一項公報，其中要點為：

①對美國處理古巴危機的經過，一致表示滿意。

②重申保衛柏林自由的共同決心。

③同意北約組織應維持適當的核子及非核子武力，尤其應加強普通部隊的力量，發展傳統武器。

④譴責共產黨在亞洲進行侵略。

⑤強調非共產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對開發國家的經援。

此外，則重申北約組織的目標，在於追求「在法律下的和平、自由與安全」。然而歐洲各國希望成立獨立的核子武力一事，則美國顯然予以否定了。

(二)戴麥會談——英首相麥米倫與戴高樂總統於十二月十日及十六日舉行會談，其目的在於協調英、法意見，以作麥米倫與甘迺迪總統會談之基礎。會後發表公報，略謂在古巴危機與中共攻擊印度以後，彼等已獲致對西方政策與西方防禦方面的「密切協議」，並對英國加入共同市場一事，保證繼續進行談判，俾底於成。

(三)甘麥會談——麥米倫於與戴高樂會談之後，接着飛往納騷，與甘迺迪總統會談，由十二月十八日起至廿一日止。經過三天的懇商，他們也發表了一篇公報。這篇公報所牽涉的範圍極廣，除了對美、英間問題有所決定外，對整個世界的重要問題皆有所主張，其要點如左：

○聲明他們曾檢討古巴危機以後的東西雙方關係的情勢，希望

此項危機的圓滿解決，可能為西方與蘇俄之間的其他懸案之解決打開門徑。

○希望簽訂停止核子試驗條約，以期導致對更廣泛的裁軍問題有所成就。

○關於柏林問題，重申其意欲達成一項可確保柏林繼續自由並能生存的鞏固而持久的解決。

○對於共匪進攻印度一事，兩國會特別考慮可能協助印度對抗此種侵略的方式。同時更希望印、巴兩國能因此而棄嫌修好。

○他們一致謀求剛果的和平統一。

○甘迺迪重申美國對英國參加共同市場談判的關懷，並盼其早日獲得成功。

○關於高級核子武器體系的政策，也曾詳加討論，並附以詳細的聲明，其最要者，厥為美國決定取消天矢飛彈計劃，而以北極星飛彈供給英國，同時美英兩國將以其核子空軍之一部份撥歸北約統率。最後聲明，他們認為除了有一面核子盾牌而外，還應有一把非核子的劍，亦即是應增加普通部隊的效力及其重要性的認識。

四 美國今後對外政策的可能趨向

我們把美國歷年來對外政策的演變，以及古巴危機前後美國與西方的許多措施加以檢討之後，對於今後美國的對外政策當然可作相當的推測，但是美國的對外政策畢竟如何，必須俟甘迺迪總統本年度的國情咨文提出之後，才能有確實的全貌。在國情咨文未發表以前，我們的推測只是一種懸想而已。

(一)在基本立場方面——美國歷年來的冷戰基本原則就是依門羅主義而發揮，即一面着重於「自保」，一面又兼顧「共存」。甘迺迪總統的「新境界」世界政策，也是遵循上述兩大原則而來，惟其方式則和以前略有不同。現在甘氏獲得了古巴事件的相當勝利，自然將更自信其政策的正確，故不僅不會有重大的改變，且將循其既定路線以期達成其目的。此目的為何？即不冒核子大戰的危險，經由和平競賽方式，以促使共產集團之變化或崩潰，而建立法治的

和平共存世界秩序。

(二)對整個自由世界方面——美國仍將力求自由國家之合作與團結，不但對親美的盟邦將加強關係，即對不結盟的亞非國家，也將設法拉攏，使其勿倒向蘇俄或共匪。惟美國國會人士對援助中立國家，尤其對與共產集團有密切關係的若干國家，例如波蘭與南斯拉夫等之援助則深表反對。而最近國會人士對美國援外政策已有重加修正之表示，故甘氏前項援助中立國家之主張是否將遭阻礙，亦尚頗有疑問。

(三)對歐洲方面——美國現在雖已改變了歐洲第一主義，但無疑的仍以歐洲為最主要的地區。美國對歐洲的政策，可由最近北約部長會議及甘、麥會談的公報見其輪廓。甘氏希望歐洲北約盟國成為強大的夥伴，尤其希望英國能早日加入歐洲共同市場，俾能由經濟的團結進而為歐洲聯邦。如此，則歐洲在抵抗共產侵略危機方面，得以減輕對美國的依賴，而美國亦可抽出其在歐洲的力量轉而置重於其他地區。然而美國對於英、法、西德諸國所要求的建立歐洲單獨核子武力體系一端，則始終未予贊同，美國寧願以北極星飛彈供應英、法，即為此一事實的說明。再由魯斯克與麥納瑪拉在北約部長會議所表示，美國已擁有充分核子報復力量，即使經過蘇俄突襲以後，仍能予敵人以毀滅。他們又強調要對抗蘇俄，不能專賴核子，而必須加強普通部隊與傳統武器。甘、麥納騷公報中更明白聲明，除了核子盾牌之外，仍應有非核子的劍。

其次由於歐洲共同市場的繁榮，美國不但力促英國加入，且希望歐洲各國對開發地區的經濟發展，分担更多的義務，以免共黨在亞非落後地區滲透顛覆的陰謀之進展。

(四)在美洲方面——美國的門羅主義觀念現雖有擴大及於整個自由世界之勢，但對於美洲則更欲加以嚴格實施。自卡斯特建立古巴共產政權後，此一完整的門羅主義業已被打破。甘迺迪上台後重申美洲門羅主義的繼續存在，而為達到此一目的，故採取：○孤立古巴使其自行崩潰；○提出「進步同盟」政策。他決定先以二十億美元元以作拉丁美洲各國經濟開發之用，以免其受卡斯基的滲透顛覆而淪於共黨之手。

自古巴危機嚴重以後，美國實行封鎖古巴，現雖已達到迫使蘇俄放棄了以古巴為軍事進攻基地的野心，但卡斯基依然存在，如美國不能設法使卡斯基政權垮台，則古巴之為共產黨政治進攻基地依然如故。然而美國既已承諾不進攻古巴，除以經濟的封鎖以達到窒息卡斯基而外，殆無他法。此一目的或許有實現的可能，但夜長夢多，美國在將來仍將有無窮的煩惱與困難橫梗於前。

至於美國與拉丁美洲各國的關係，經過古巴事件以後，目前已較從前略有好轉，美國勢將繼續加強「進步聯盟」的計劃，力求改善拉丁美洲各國的政治與經濟現狀。但美國顯然仍有兩大難題有待於解決：○拉丁美洲各國對美國傳統的帝國主義觀念尙未能澄清，故對美國的好意往往仍有疑忌之心；○拉丁美洲各國政情複雜，動亂頻仍，不易接受美國的援助方案，或雖接受而未能貫徹。但大體上言之，美國勢將本着「進步聯盟」計劃邁進，而今後亦必較過去容易推行。

(五)在亞洲方面——亞洲方面的情况比較複雜，問題尤非單純，所以美國對亞洲問題，未能像對歐洲或美洲那樣有一整套的對策。我們可從下述各地區來作觀察。

○在中近東地區方面，美國仍將以中央公約為基礎，以期防止蘇俄的滲透與顛覆。但美國在這一地區的作法，往往傾向現實主義，最近對於葉門新政權之承認，以為可免其走向極端，即為現實主義的明證。然而在舊王室尙未完全消滅前而採取此種行動，不但有鼓勵叛亂的嫌疑，而且不免使親者痛、仇者快的不良影響。

○對印度與共匪戰爭問題，美國早已表示其支持印度抵抗侵略的態度，且與英國及加拿大商議共同行動的辦法。目前共匪已停止進攻，但匪印間的談判如何殊難逆料。共匪如乘機再攻，固將迫使美國積極的增援，即令暫時休戰，美國似亦不能不加強印度的抵抗力。美國此種政策不僅在於避免印度淪於共匪之手，而尤其希望印度能擺脫以往中立的立場，使所謂不結盟國家失却一個有力的伙伴。同時美國更欲利用當前的形勢，促成印、巴有關喀什米爾爭執的和平解決。

○在東南亞方面，美國已決定支援越南肅清共黨的威脅，雖迄

今未奏大效，然而至少已達到防止越南赤化的危機。今後美國勢當繼續其既定政策，以達其協助越南剿平共黨的目的。其次，關於寮國問題，美國對於寮國迄今尚未完全赤化，頗引為欣慰，然而寮國的危機並無減輕的跡象，寮國前途如何固非美國所不再關懷，但已處於無可奈何的境地。至於泰國方面，美泰因泰東間的爭執之故，曾一度發生極不愉快的情勢，但美國對泰國顯無忽然置之之理。一旦寮國局勢惡化，泰國受到共黨直接威脅時，美國勢必採取積極政策，而泰國除了甘心淪於鐵幕以外，也不能不乞援於美國。惟當蘇俄在古巴挫折，而共匪內部隱憂方殷的今天，東南亞或可苟安些時，美國自亦無意採取足以觸怒共黨的行動。

④關於韓、日及台灣海峽方面，目前殊形平靜，美國似仍以維持現狀為其目標。在韓日兩國的關係未能恢復正常以前，美國總是不放心的，年來美國對韓日問題的解決，會暗中所有策劃，但迄未實現。現在韓國新憲法業已公佈施行，似有相當穩定局面出現的可能。美國當然要進一步促成韓、日間邦交的正式建立。甘迺迪政府對日本頗具殷望，幾欲使日本擔負一部分安定亞洲局勢的責任，尤其在經濟開發方面為然。然而日本政府則往往為近利所誤，最近與共匪簽訂貿易協定，顯非美國所能贊同，而亦無可如何。我們認為美國的對日政策頗多不切實際之處。美國縱使對日本懷着重大的期待，亦宜運用其力量以左右日本的態度，不可過於寬容；否則，難免不生相反的效果。

⑤在非洲方面——年來，蘇俄與共匪在非洲的滲透顛覆運動，雖仍在繼續進行，但其聲勢則已大為低落。目前非洲方面的問題仍以剛果為最棘手，故甘、麥在納羅會談時，對剛果的新危機表示重視。他們認為應繼續努力以謀剛果的和平統一，並表示支持斯巴克所提公平區分稅收的建議。

此外，對於非洲方面許多尚未獨立的殖民地，美國始終贊成其及早獲得獨立自主的機會。甚至美國常因其支持殖民地獨立的要求而開罪於其盟邦，亦在所不惜。至於如何使非洲新興國家免為共黨所擄，則除加強軍經援助而外，似更着重於和平工作團的努力。

(七)美國的對華政策新動向——甘迺迪總統的對華政策，年來

美國對外政策可能的動向

已有極大的轉變，最初頗有意於與共匪謀關係的改善，但由客觀事實與主觀要求，現在顯然對共匪不存任何幻想。尤其自去年五、六月間大批難民逃亡港澳，七月間台海風雲緊張，以及十月間爆發印邊界戰禍以後，一方面認識共匪內部崩潰的危機，一方面又深知其實較蘇俄更為危險而可怕（見最近甘迺迪發表的評論）。因此中美關係自當較過去尤為密切，而對共匪的認識亦日趨於接近。

至於對我反攻復國的國策，美國雖在內心上具有誠摯的同情，但始終認為情勢勢禁，仍存不少的顧慮。蓋美國朝野上下反共意志雖日趨堅強，然而絕不願引起全面大戰。我雖確信有力進攻大陸，同時大陸同胞亦將因此而掀起反共革命狂潮，裏應外合，不難一鼓蕩平，但美國則認為共匪尚未到一推即倒的階段，對我國的看法，迄未完全接受。其次，我雖確信蘇俄因種種顧忌，不敢挺身介入，但美國則迄未認可此種判斷。在美國當局的想法，匪俄間的矛盾固已極深，但如果我國反攻大陸，則蘇俄未必能坐視不救。所以即令謂大陸同胞有響應我軍的可能，然而如果蘇俄出面參戰，或者予以積極的支持，則美國殆難免於被拖下水。美、蘇如因是而衝突，則核子大戰便無法避免，這是美國所不能同意的。

美國對古巴採取不惜一戰的態度，因而贏得了一次冷戰勝利之後，依理美國畏戰心理可以大形減少，可是由許多事實看來，美國還是想運用談判方式以求解決東西間的重大問題，因此我們不易在一轉瞬之間使美國改變其既定政策。但是有了古巴事件的先例，想美國的自信心必然已大大的提高，同時由於共匪所表現的許多事實，我想美國對我國的目標也必然增加了不少的同情。如果發生下列兩種情形之一，美國支援我國反攻的決心必然可以達成：

①假使共匪冒險發動台海戰爭，進攻金馬台澎，我乘機實行反擊；或者大陸爆發大規模反共抗暴運動，我們揮軍登陸；美國勢不能不予我以充分的支援。

②假使共匪再行進攻印度，掀起大戰；或者共匪轉向東南亞方面實行侵略；則美國勢難坐視不救，而我之從側予以打擊，當然不是美國所會反對的。

民主國家經濟之趨勢

楊承厚

在民主國家與共產國家的經濟競賽當中，民主陣營已經取得並且繼續保持其相對的優勢。根據目前的各項資料分析，重要民主國家的經濟大都處於相當良好的狀態；而共產主義國家的經濟，則蘇俄與東歐諸國均在犧牲人民福利的情況下，進行克服失敗和困難的掙扎。在本文中，我們首先介紹民主國家經濟制度的特質，並分析其優點與缺點的所在。其次說明民主國家經濟近年為發揚優點及消滅缺劣而採取各項改革所造成的發展趨勢。最後則就若干主要民主國家一九六二、六三年之經濟情況略作概括性之檢討；並就一九六三年之可能發展，予以扼要之分析觀察。

民主國家經濟的基本

特質

如果與共產國家（或極權國家）的經濟來比較，民主國家經濟在制度的構造上，擁有三個基本的特質：（一）私有財產制度：個人可以取得及維持私有的財產，並且受到法律的保障。（二）自由企業制度：個人依法可以從事任何職業，經營任何企業；個人

與個人之間，存在着自由競爭的自由。（三）市場經濟（或價值經濟）制度：在私有財產和自由企業的原則之下，價格及市場為生產的指標；企業家以適應消費的需求、為追求及獲得利潤的主要手段。

這樣的經濟制度，大體上可以稱為自由經濟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之下，每一個人都受自利觀念的驅使，充分發揮自由企業的精神，因而使社會經濟能以不斷的進步和成長。較之在共產主義國家，個人因不能直接享受其生產成果的關係，因而不肯提供最大貢獻者，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在另一方面，自由經濟也有一個顯著的缺點：就是一切經濟活動的決定都操之於專為私利打算的許多個人手中，缺乏集中的計劃和協調，因而難免常常造成經濟上的不安與紛擾。自由經濟時常出現「商業循環」的現象，就是這項缺點的具體表現。一九三〇年代初期之世界經濟恐慌，造成工廠關門，人民失業，生產和貿易萎縮之悲劇；使很多人對自由經濟的前途，發生恐懼和懷疑。

社會主義者及共產主義者認為自由經濟是剝削勞動者的經濟，結果一定引起階級對立和貧富不均的現象。這種看法，已為歷史

的發展所否定。因為在自由經濟的國家中，大企業的所有權已經透過資本證券化的過程而為大多數人民（包括工人在內）所共有；生產的果實也為大多數人民所共享。如果把民主國家勞動者的生活和共產國家勞動者的生活加以對照，即知前者的制度實在優於後者的制度。換言之，私有財產能夠提供較高的經濟活動動機；其對人類經濟成就的貢獻，實足以抵補其在分配方面的缺點而有餘。

民主國家經濟發展趨

勢

一般人常常把民主國家所行的自由經濟制度，稱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在實際上，不免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因為今天民主國家所行的經濟制度，與早期的資本主義已有很大的距離。資本主義祇能代表它一部分的特質，而不能概括它的全部特質。與其用「資本主義」一詞來形容民主國家的經濟制度，還不如用「市場經濟」一詞來得更為恰當。在實際上，最好的名詞，還是「自由經濟」一詞。

最近幾十年來，民主國家為了克服自由

經濟的缺點，在制度上已經實行了很多的改革。如果把民主國家今日所推行的自由經濟制度和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制度相較，一定可以看出許多新的發展和趨勢。茲就其要者，分述如次：

(一)走向「雙重經濟」的趨勢 在早期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經濟是個人的事；政府愈少干涉愈好，當然政府更不應直接參加經濟活動。但是自從「福利國家」的觀念抬頭以後，民主國家的經濟制度就逐漸走向「雙重經濟」(The dual economy)或「混合經濟」(The mixed economy)了。就今日民主國家的經濟來說，政府在社會安全、衛生、住宅、教育文化、娛樂及公用事業等方面，已經展開了廣大的活動；並且有愈趨擴充的趨勢。大致言之，私人企業和政府已經建立了經濟上的合夥關係 (partnership)：私人企業負責物質財貨的生產，政府負責更多有益勞務的提供；最後的目的則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有人擔心這種合夥關係，最後將毀滅私人企業。但是事實却證明，這一合夥可以加強私人企業。美國韓森 (A. H. Hansen) 教授曾說：「私人企業和福利國家的合夥，在整個自由世界中，沒有像今天這樣的堅強和穩固」(參看 Economic Issues of the 1960's)。

(二)注重充分就業的趨勢 依據資本主義「供給創造需要」的理論，就長期觀察不會出現生產過剩和大量失業的現象。一九三〇年代的經濟恐慌，粉碎了這種理論的基礎。就今日言，多數民主國家均有充分就業法

案的制訂；並且用一切可能的財經措施，來減少失業的人數，和爭取充分就業目標的實現。在技術高度發達而進入自動化 (automation) 的國家，對於這一方面更加特別的重視。

(三)實施價格管理的趨勢 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一切價格都靠市場中的供求關係來決定；不應加以人為的干涉和管理。但是就今日言，多數民主國家均有管理價格 (administered price) 的出現。這種事實，發源於戰時的物價管理。但是在戰後的和平時期，很多國家亦常為了多種理由 (例如防止通貨膨脹的發展，維持各種物價的平衡，以及加強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等等) 而對工資租金等施行管理，甚至對於某些重要產品的售價也出面加以干涉。

(四)制訂經濟目標和經濟計劃的趨勢 為了防止盲目生產弊端的重演，多數民主國家均有重視經濟計劃 (economic planning) 的趨勢。較之共產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 (planned economy) 雖然保留了更大的彈性和更大的自由，但是計劃當局大都能够提供全國經濟努力的目標，並以各種財政及金融措施來配合這個目標的實現。這種努力雖然不能根絕商業循環的存在，但是却足以防止嚴重經濟恐慌的發生。一九三〇年代以後民主國家僅有經濟衰退的出現，可以證明此一發展的價值。

在注重經濟計劃的趨勢中，民主國家對於經濟成長率的高低，也比過去更加關懷。有人看到蘇俄近年的經濟成長率高達百分之

七，美國僅達百分之三，因而擔心共產國家的經濟實力會在不久的將來超過民主國家。這個看法是有點失於誇張。就目前而言，蘇俄經濟成長率之所以較高，大部分是因為起點較低的緣故。一旦蘇俄經濟相當發達之後，其成長率就會逐漸低落下來。證以西德及日本最近的情形，即知其事之不誤。但是為了在經濟競賽方面獲得最後的勝利，民主國家正在努力提高其經濟成長率。

(五)注重經濟合作的趨勢 由於美蘇兩大經濟勢力對立的尖銳化，民主國家在經濟方面展開區域性的合作；其中最有成就者當推西歐六國的共同市場。其次，為了應付國際貨幣制度的危機，以美英為首的國際金融合作，也有相當可觀的效果。就大體觀之，比較第一次大戰後那種貌合神離的經濟合作，已有很大的進步。

重要民主國家經濟之

檢討與展望

對於民主國家經濟之特質、優點與缺點之所在，以及最近三十年的展望趨勢獲得大體的瞭解以後，我們再進一步對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的可能演變，提供扼要的分析與觀察。惟以時間及篇幅所限，我們祇能採取重點主義，而以下述幾個主要民主國家的經濟作為檢討分析和觀察的對象：

(一)美國 因為一九六一年下季美國經濟已經克服各種衰退的徵象，所以甘迺迪總

統在一九六二年初提出下述四項比較積極的經濟目標：①在避免通貨膨脹之原則下，實現充分就業及持久的繁榮；②經濟成長的加速；③機會均等的擴充；④恢復國際收支均衡。美國政府希望一九六二年之國民生產毛額（GNP）能提高九·五%（由五千二百十三億美元增加到五千七百億美元），並在兩年之內實現國際收支之合理平衡。

如果我們根據上述來檢討一九六二年美國經濟的成就，儘管截至目前為止尚無完整的資料，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的初步結論：一九六二年的美國經濟，大體上可稱良好；但因經濟復興的衝力不够強大，所以未能好到美國朝野人士在年初所期望的程度。

首先就甘迺迪總統所揭示的第一個目標來說。就截至一九六二年九月的統計看來，美國的物價可謂非常穩定；批發物價上升不到〇·五%，消費者物價上升不到一%；避免通貨膨脹的目標，可謂完全實現。就失業比率來說（一九六一年平均為六·七%），一九六二年開始後即不斷下降，七月竟降至五·三%；惜八、九兩月份又升為五·八%。大體言之，較一九六一年進步很多；但距離「實現充分就業」的目標尚遠。就「持久繁榮」的維持來說，由於五月底紐約股票市價的狂跌，使市場充滿不安與恐慌的心理；有人甚至預言經濟衰退即將於秋季或冬季出現。幸最後一季情況好轉，市場人心樂觀，陰沉空氣一掃而光。整個情況雖未達理想，但仍不能算壞。

其次，就加速經濟成長來說。在工業生

產方面，一至十一月的平均指數（一九五七年為一〇〇）約為一一七強；較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指數雖僅增加二%，但較一九六一年全年平均指數（一〇九）則增加七%以上。其成績可稱不惡。就國民生產毛額（GNP）來說，根據美國商務部的估計，第一季的年平均調整數字為五千四百五十億美元，第二季五千五百二十億美元，第三季為五千五百五十五億美元；至於全年的數字，據年底各方面的估計，約在五十五百二十億美元至五千五百五十億美元之間。如與一九六一年的五千一百八十七億美元相較，約增加六%至七%之間；實為近年來美國經濟成長方面罕見之成就。但是距離甘迺迪總統年初所定五千七百億美元的目標，則顯然尚有未逮。

在恢復國際收支均衡方面，一九六二年也有相當的成績。根據美國官方的估計，一九六二年美國國際收支的短絀數字，依照年率計算約為十二億美元；如果下半年沒有特殊變化，則全年短絀數字不會超過十五億美元。此一數字較之一九六一年之短絀二十五億美元，以及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期間平均每年短絀三十七億美元，實代表一項很大的進步。因此美國政府表示滿意，並重申「我們能於一九六三年底使美國國際收支達於平衡」的希望。

一九六二年美國國際收支情況的進步，一部分固然來自美國商業輸出之增加；但其主要原因大都來自特殊因素——如他國提前償還對美負債，他國增加在美國之軍事採購，以及因加拿大貨幣危機而發生之貿易及資

本流轉的改觀等等。換言之，美國一九六二年期國際收支情況的改善，來自臨時性及特殊性之原因者多，而來自基本性之原因者少。所以全年的情況如何，以及未來的展望如何，目前尚不能作過早的判斷。但是至少可以說：一九六二年會比一九六一年能有若干的進步。

美國國際收支情況雖略有改善，但其黃金外流的數目仍然相當可觀。一九六二年十月美國金融當局握存之黃金數目為一百六十九億三千萬美元；較一九六一年底之一百六十九億五千萬美元，已經減少九億二千萬美元；其外流數字已經超過一九六一年之外流數字。不過美國所握存之外匯，十月底為三億四千萬美元，而一九六一年底為一億二千萬美元；故實際上可以抵銷二億美元以上之外流數字。在另一方面，一九六二年美元在世界中的地位，却較以前更為堅強。其事固與美國國際收支情況好轉有關，但美國政府一再宣布美元絕不貶值的聲明，也頗收安定人心的效果。九月間國際貨幣基金在東京集會時，各國代表對於美元前途均有樂觀的表示；而十月末古巴危機期間，倫敦金價波動至為微末，均足證明今日美元地位實較過去更為堅強。

在一九六二年美國經濟發展的過程，紐約股票市場之劇烈波動，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在過去十二年之中，紐約的股票市場大體上處於上升狀態；一九六一年十二月達於空前高峯，道瓊斯工業股票平均數（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為七三四·九

一九六二年開始之後，即開始緩慢下降；四月後因受甘迺迪總統禁止鋼鐵加價之影響，上項平均數於五月廿五日已降為六一·九。經過兩日休假之後，廿八日跌風突然加劇，上項平均數在一日之間跌至五七·六；其情形頗與一九二九年相似。其後雖有升有降，但於六月廿二日跌為五三·九·二，創造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以來之最低紀錄。此次紐約股市狂潮，主要由於過去股價上升過多，以至股票價格與股票收益脫節；加以當時經濟擴充未符理想，市場心理愈趨悲觀。美國行政當局雖認為股票下跌為不合理現象之應有的調整，但因此對於經濟前途影響過大，遂於七月九日宣布將股票的保證準備（即投資者購買股票所應提出之現金數額）由百分之七十減為百分之五十。其後股票市價即開始回升。十月後受古巴事件之刺激而逐步攀高；至十二月上旬，前述平均數已回升為六五·二·一矣。

此次紐約股市之波動，彷彿一九二九年歷史之重演。故在股市低潮之時，很多人預言美國經濟衰退將在秋季或冬季發生。但自十月以後，此項悲觀論調已告絕跡。

關於美國經濟前途之展望，目前美國企業界人士及經濟學者均抱謹慎而樂觀的態度。就大勢觀察，一九六三年的美國經濟成長將高於一九六二年，但不會高得很多；所以有人預測一九六三年上半年的出現「遲疑的擴充」（“hesitant expansion”）。現在企業界一致要求美國政府實行減稅，以刺激經濟活動的擴充；認為非如此不足以增加和維

持充足的經濟衝力。甘迺迪總統於十二月十四日在經濟俱樂部的演說中，正式提出他的減稅計劃；表示美國最高元首已有採取此項行動的決心。如果此項計劃在一九六三年初獲得國會順利通過，則美國經濟擴充的步調一定會加快和加大。但是國會中尚有相當的反對意見，認為減稅而不減少支出勢將造成通貨膨脹。因之關於減稅的時間與幅度，仍然要經過一番劇烈的爭議。有人預測，此項減稅計劃最早也要在下半年始能通過。一九六三年美國經濟的進展，如果沒有其他臨時因素的影響，減稅的多寡和遲早，就將發生較大的作用。

（二）西歐共同市場諸國 西歐六國之共同市場，為民主國家近年在區域經濟合作方面表現成績最佳的一個組織。自從一九五八年正式展開活動之後，所有會員國之經濟，均能獲得迅速而穩定之發展。其經濟成長率之高，及工業生產增加之速，不但獲得民主國家本身之重視，並為鐵幕國家忌妒及恐懼之對象。

就一九六二年的經濟情況觀察，過去享受「超級繁榮」之西歐六個共同市場國家，似已出現好景不常之朕兆。一九六二年八月，作為共同市場總部所在地之比利時京城，曾經出現下述的報導：「大西洋兩岸正在日益關切一個問題：即西歐的經濟繁榮是否已經達到美國一九五七年所達到之繁榮最高峯，以後亦將發生生產過剩及成長率減退的現象？」這個問題之開始，乃因五月紐約股票之暴跌，影響歐洲各大都市也引起了劇烈的

跌風。例如西德股票市場較最高峯下跌百分之五〇，法國下跌百分之十六，義大利下跌百分之四十三，荷蘭下跌百分之二十三，比利時下跌百分之十一。影響所及，西歐人士對於經濟繁榮是否可以繼續維持，遂改採懷疑態度。究其弱點所在，據觀察家分析計有下述四點：①在有些國家，市場已呈飽和狀態，部份產品滯銷，開始出現生產能力過剩的現象；②由於勞工缺乏，工資開始螺旋式上升，影響物價之上升，但後者上升之速率低於前者，故公司利潤率較前降低；③增加生產設備之新投資，開始面對較大之風險，以致投資計劃趨減，影響經濟擴充之衝力

表現上述趨勢最明顯的是近年經濟發展最快的西德。最近四年中，西德工資上升百分之卅七，其速率為工業國家之第一位；而目前勞工仍感缺乏。工資上升超過生產能力之增加，而物價不能隨之提高（一九六二年批發物價較上年上升不及百分之一），迫使公司利潤率下降（一九六二年期較上年同期下降三分之一），以致股票市價之跌幅（百分之五十）超過美國。結果資金不易獲得，企業經營日趨困難。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所公布之統計，前三季之工業生產指數（一九五八年為一〇〇）為一二·八，較一九六一年之一二·六，僅升百分之一·六。國際收支平衡方面雖仍略有盈餘，但為數不多；大體上已由一九五〇年代之大量盈餘局面而趨於接近平衡之局面。據估計一九六二年西德之國民生產毛額僅將增加百分之三五（一九六〇

年增加百分之八，一九六一年增加百分之五·五；有人甚至預期西德經濟將於一九六三年初期走向下坡。不過西德政府對於此種趨勢並不十分悲觀，認為該國經濟之由絀而趨於平淡，乃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過去發展實在太快，緩和一下乃係有益之事。

在另一方面，一九六二年法國及義大利之經濟仍能維持繼續擴充之局面。就法國言，一九六二年之生產量的增加，大約至少可以達成政府預定之目標（百分之五·五）。國際收支情況良好，故能於十月宣布進一步放寬進口限制。雖然在七月間償還美國債款將近三億美元，但金匯準備仍在繼續增加；一九六一年底尚不及三十億美元，一九六二年十月已增至三十六億美元以上。不過由於工資上升速度超過物價上升程度（前者約為百分之七，後者約為百分之五），私人投資已有躊躇不前之勢；故欲維持擴充局面，似須仰賴政府對國際專業投資之刺激。

就義大利言，其近年經濟成長率居西歐各國之首位；一九六二年之工業生產的增加，大約仍在百分之十左右，故無向低減退之趨勢。義大利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源，故勞工不虞缺乏，但工資率之上升仍屬可觀。展望將來，私人投資或將略形減退，但將為區域開發計劃之大量公共投資所抵銷。觀察家認為義大利經濟尚有進一步擴充的餘地。

綜觀一九六二年西歐諸國之經濟，確因勞工缺乏，工資上升，利潤降低，投資減退，而使超度繁榮成爲過去之陳跡。但在另一

方面，由於區域團結之堅定，經濟潛力仍然強大；人民所得仍在增加，購買力仍然強大。據估計今後歐洲共同市場各國之全面經濟成長率將降至百分之五左右。如謂西歐已經進入成長率較爲正常的階段，大體可稱正確；如謂西歐將會發生經濟衰退甚或長期的停滯，則似屬言之過早。

(三)英國與日本 一九六二年之英國經濟，較一九六一年呈現進步。一九六一年七月英國爲應付經濟危機，曾宣布採取緊縮性的措施；並於八月獲得國際貨幣基金之大借款。其後因緊縮政策收效，經濟漸趨好轉。一九六二年工業生產雖略有增加，但經濟成長仍未脫離長期停滯局面。惟因國際收支情況轉佳，故於償還大量借款之餘，其金匯準備仍能甚爲充沛。爲應付投資減退，閒置設備出現及失業率上升之現象，英國已於九月放寬信用，以期刺激經濟之進步；并計劃自一九六三年起，以減稅方面鼓勵經濟的擴充。英國於一九六一年七月宣布申請加入共同市場，但截至目前尚無具體之決定。英國經濟目前已發展至不易大量擴充的境界，加入共同市場也許是一個適當的出路。

一九六二年日本經濟之特色，爲景氣調整之實施。由於過去諸年經濟成長過速，投資過多及國內需求太旺，結果引起物價與工資之上漲，造成國際收支之逆差與金匯準備之減少。日本政府自一九六一年九月開始實施金融緊縮政策。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此項政策開始生效；國內經濟活動逐減趨緩；工礦生產下降，訂貨及存貨減少；批發物價亦呈

平疲現象。在對外貿易方面，適逢美國景氣上升，日本對美輸出增加，以及國外短期資金流入等有利因素，故國際收支情況改善。結果外匯準備頗有增加：一九六一年底降至十五億美元以上，一九六二年十月已增至十八億美元以上。日本政府認爲金融緊縮政策已達預期之目的，故自十一月廿七日起完全恢復緊縮政策以前之狀態。綜上所述，一九六二年之日本經濟，大體上屬於緊縮局面；就經濟成長率言，大約要比一九六一年爲低的遠景，將是一個經濟擴充的局面。惟鑒於過去的經驗與教訓，擴充的步調大約不會過於急驟。

一般觀察

民主國家經濟制度之基本特質，在於保留私有財產制度，實施自由企業及市場經濟或價格經濟。這種制度最適當的名稱，與其稱之爲以偏概全的資本主義制度，實不如稱之爲符合實際的自由經濟制度。

在自由經濟制度之下，由於參加經濟活動的分子都能享受和保持其努力的成果，所以每一個人都會提供最大的貢獻；結果自可使社會經濟獲得不斷的進步與成長。民主國家在與共產國家進行經濟競賽上所以能够取得和保持勝利，其主要原因即在於此。但在另一方面，自由經濟制度過於放任個人自由，一切經濟行爲的決定都失之過於分散，因而時常發生嚴重的商業循環現象，而造成經

濟上的不安與災害。爲了避免這種弊端，民主國家在自由經濟的基本原則下，已經採取了很多重要的改革——諸如充分就業的重視，經濟目標及計劃之制訂，對內實行部分的價格管理，對外實行國際的及區域的經濟合作等等；而由於政府經濟活動之增加，已經走上私人經濟與「福利國家」互相合夥的混合經濟或雙重經濟的方向了。在經過此類改革的自由經濟制度之下，雖然未能根絕輕微的經濟波動，但是至少已可阻止嚴重經濟恐慌的出現。一九三〇年代後期及第二次大戰後諸年的經驗，都可以證明這種新方向的正確。

就目前階段言，在民主主要國家的陣營中，美國和英國的經濟已經到達高度發展的階段，如無特殊的物質發現和技術進步，以及戰爭的影響，則其經濟成長率將不會有如何驚人的表現。至於尚未到達此一階段的其他國家，在開始發展時固然可有較高的經濟成長率；但其成長率將隨其發展程度的前進而逐漸削弱。不但民主國家如此，就是蘇俄也不會例外。至於一時發展太快的國家，則不免隨時出現景氣調整的需要。就一九六二年言，美國經濟已經克服了經濟衰退的危機，但尚未達到理想的進步；一九六三年可能會有較佳的成就。西歐諸國已經面對超級繁榮不易維持的困難；將來的進步將由絢爛而歸於平淡；成長率將趨向正常化，但尚不至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和停滯。日本在以緊縮政策實行景氣調整之後，今後的動向也將更加謹慎一點。在這種發展的大勢之下，世界黃金

不再大量流往西歐，而使國際準備的分配比最近任何時期都更加平均。如果主要民主國家能够繼續維持密切的國際經濟合作與金融合作，並能依照實力分担援助經濟後進國家的責任，則國際流動能力(International liquidity)問題就不會日趨嚴重，美元與英鎊等關鍵通貨將能呈現更加穩定的狀態；因而促進國際貿易的擴大，則所有民主國家的經濟都會更進一步的發展與進步。

國際貨幣基金總經理賈考生(Per Jacobson)氏在檢討當前國際經濟情勢之際，特別關切國際性通貨緊縮之威脅。他認爲目前

各工業國家物價之趨於穩定，乃是國內物價上升爲輸入原料價格之跌價所抵銷的結果。在各國工業產品大量增加的情況之下，各國如在預算與金融方面如不採取較爲擴充性的政策，就不免出現產品滯銷，利潤降低，投資減退，甚至影響人民就業的通貨緊縮現象。關於此種趨勢之對策，他指出民主國家在一九六三年應當注意三項政策：①各國應以本國經濟動向爲基礎，酌量採取擴充性的政策；②緩和工資之上

升，以避免成本之增加；③各國在金融、經濟及財政政策方面，應加強相互之合作。在西歐方面，歐洲經濟合作委員會鑒於其市場諸國經濟繁榮將於一九六三年下期遭遇挫折，故正在研討補救辦法，以備各會員國之參考與採擇。就大勢觀察，一九六三年民主國家經濟之發展趨勢，雖然潛伏若干不安定及收縮性之因素，但因有關國家已經提高警覺，所以大體上仍將出現緩和但却堅定的進步局面。

——一九六二年底於台北——

本刊徵稿簡約

(一)本刊園地公開，登載有關國際問題與敵情研究之專門論著與動態分析，新書簡介以介紹國際間有最新出版品為主，並歡迎海外通訊。

(二)本刊每月刊行一次，每月十日出版，二十五日截稿。

(三)論著或通訊以五千字至七千字爲度，新書簡介約二千字左右，但經特約者不在此限。本刊對來稿有增刪權，作者不願增刪者，請於來稿時註明。如係譯稿請附寄原文。

(四)來稿請載明作者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本刊採用之稿件，一律用作者真實姓名發表，其願使用筆名者，請於來稿時載明。

(五)來稿一經採用，稿酬從優，於本刊出版後致送。一稿二投者，恕不致酬。

(六)來稿請寄台北市溫州街一三七號本社或台北郵政信箱一八九號。

俄共黨務經濟危機加深

俄共大規模改組黨務經濟結構分析

呂律

壹 前言

俄共中央於去年十一月十九日至廿三日舉行去年度第二次全體會議，討論「發展蘇俄經濟與黨的領導」問題。

全會揭幕後，黑魯曉夫代表主席團以長達五小時半之報告，說明：(一)國民經濟之發展及黨採取新的領導方式之必要性；(二)集中技術政策領導與改善經濟建設管理；(三)堅決為實現黨增加農產品生產的決議而鬥爭；(四)恢復并嚴格遵守列寧黨政監督原則。

由於本案如黑魯曉夫在其報告中所指，牽涉到俄共及蘇俄國家建設方面若干根本問題與經濟領導，故來自蘇俄及西方之報導一致強調，俄共中央此次全會為近年來不可多見之一次全會。

貳 大規模改組黨務及經濟組織真相

根據黑魯曉夫之報告及全會之決議看來，俄共此次所採取之改組措施，範圍相當廣泛，不僅為貫徹所謂「生產原則」斷然實施黨組織由下至上之改組，而且為進一步發展國民經濟各部門，從事科學研究、設計、計劃之機構及黨政監察機構亦同時改組。此外，行政區劃、經濟區劃及行政組織亦有若干變動。

一、改組各級黨部

俄共此次改組所以自上而下採取「生產原則」，係為保證黨更

具體的領導工業、建設及農業。

黨的新組織，係取消區黨委會，而代之以農業生產管理局（以下簡稱農管局）內之黨委會。農管局轄境以內各企業及各地黨組織，則由區域工業生產黨委會領導。

省、邊疆區將設兩個獨立的黨部：凡在工業、建設、運輸業、與工業有關之學校，科學研究所與設計機構及其他為工業與建設而服務之機關工作之黨員，一律參加省、邊疆區工業黨部；凡在集體農場、國營農場、實驗站、農校、農業科學研究所、農業原料加工企業、農產品採購機構及其他與農業有關機關及機構中工作之黨員，一律參加省、邊疆區農業黨部。省、邊疆區工業黨部與農業黨部分別設工業與農業生產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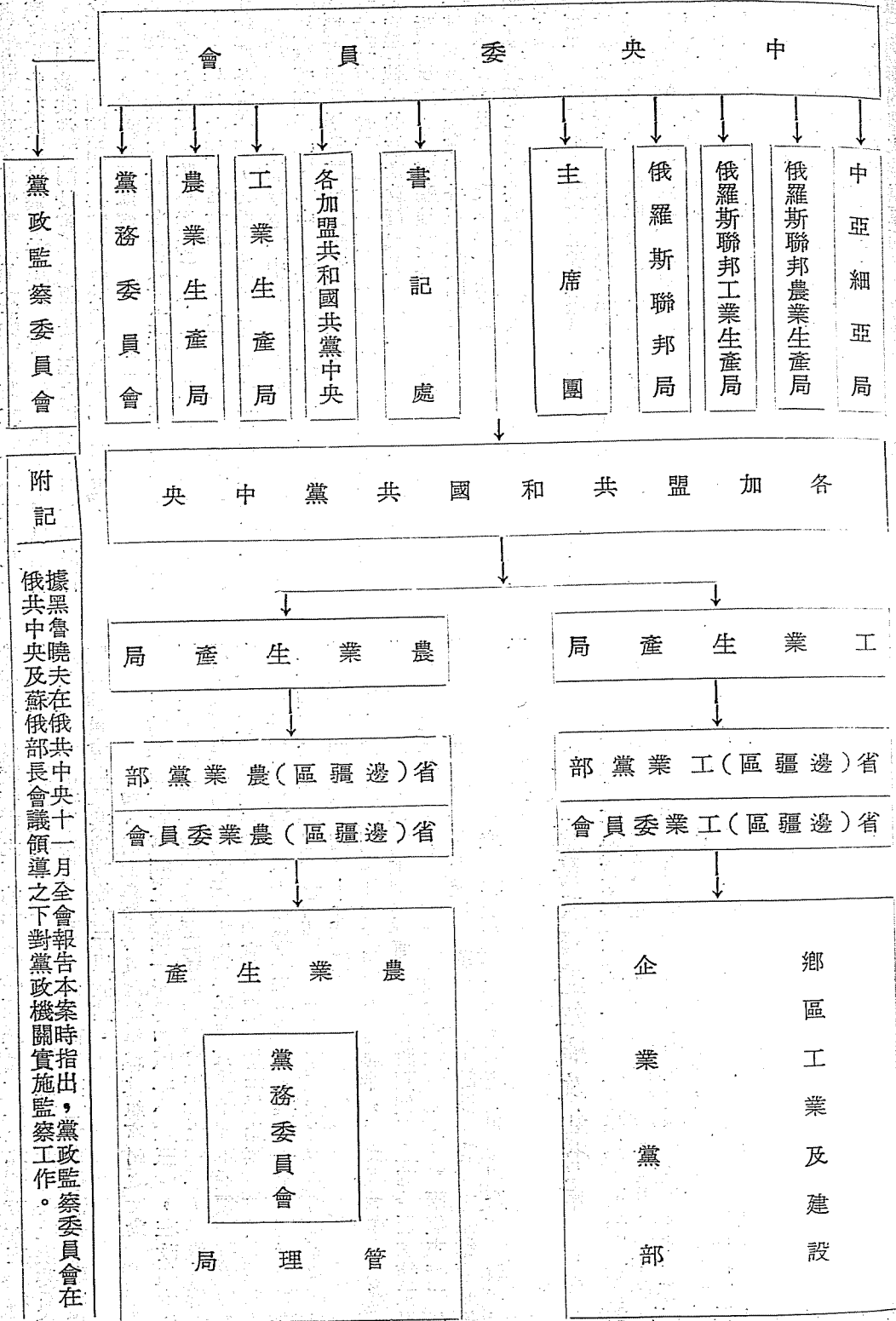
加盟共和國共黨中央內設兩個局，分別領導工業與農業生產。中央主席團負責解決具有一般共和國意義之問題，并協調局與局之間的活動。無主席團者應選舉主席團。

俄共中央，除設兩局分別領導工業與農業生產外，黑魯在報告中並指出，為領導俄羅斯共和國之國民經濟，除現有之「俄共中央俄羅斯聯邦局」外，并設「俄共中央俄羅斯聯邦工業生產局」與「俄共中央俄羅斯聯邦農業生產局」；此外，并將設立「俄共中央亞細亞局」，在俄共中央主席團直接領導之下幫助中亞各共和國（註一）改進工業、建設及農業之領導，協調各共和國黨、政、經濟機關之活動。

俄共組織系統表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央全體會議通過)

俄共黨務經濟危機加深



附記

據黑魯曉夫在俄共中央十一月全會報告本案時指出，黨政監察委員會在俄共中央及蘇俄部長會議領導之下對黨政機關實施監察工作。

以上各級黨務機關新任領導人員之選舉，將在去年十二月及今年一月間完成。此次全會決議中并規定，省、邊疆區工業與農業黨部之活動，適用俄共黨章關於省、邊疆區黨部之規定；至於各農管局黨委會之活動，則適用俄共黨章關於市、區黨部之規定。

二、改組經濟組織

現行各經濟行政區國民經濟委員會之形式，將有下列變更：俄羅斯共和國現有六七個，將合併為二—二四個；烏克蘭共和國現有一四個，將合併為七個；烏茲別克、土爾克曼、塔吉克及吉爾吉斯四個共和國原各有一個，共為四個，將合併為一個統一的國民經濟委員會。黑鷹報告稱，將成立「中亞國營農場建設總管理局」、「中亞棉花生產管理局」、「中亞水利總管理局」及「中亞建設局」，此等機構可能均屬於該國民經濟委員會管轄。

蘇俄目前共有農管局九六一個，今後將增加到一、五〇〇個。今後為實行統一的技術政策起見，科學研究與設計機構之領導亦將改組：附有試驗與實驗基地之工廠，其科學、設計研究所、設計局，均移轉蘇俄部長會議各工業部門委員會管轄。

蘇俄國家建設委員會，改為聯盟共和國之機關，除動力、電氣化及運輸各建設部之設計機構外，凡屬建設方面之設計與研究機構，均歸該會管轄。

全國各國民經濟委員會原有之管理建設職權將予劃出，另在共和國及經濟地區成立獨立之建設機構或聯合的建設機構。

為集中科學家之力量，以解決與發展生產直接有關之問題起見，將改組蘇俄科學院及各加盟共和國科學院之活動。

將蘇俄國家經濟委員會併入蘇俄國家計劃委員會。今後蘇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管遠景計劃，將分年實施遠景計劃之職權移轉新成立之「蘇俄國民經濟委員會」管轄（註二）。

三、改組監察機構

蘇俄現行之監察制度，採雙軌制，黨有「俄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政有「蘇俄部長會議國家監察委員會」，今後將採單軌制，將黨政原有之監察機構與活動合而為一。

為貫徹「列寧的黨政監察原則」，將成立一個隸屬俄共中央與

蘇俄部長會議管轄之下的「黨政監察委員會」及其地方分支機構。在新的黨政監察委員會成立後，原有之「俄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改組為「俄共中央黨務委員會」，而原有之「蘇俄部長會議國家監察委員會」及其地方機構予以撤銷。

四、其他與黨務及經濟組織改組有關之變動

目前蘇俄行政區劃之最低一層為「區」（註三），在改組案通過以後，過去劃分非常零碎之區將適應農管會之需要，採取合併之措施，農管局既以建立在擴大以後之區為原則，則不難預料將來假如有一、五〇〇個農管局，亦即有同等數目之區，比原來約減少一半。

由於國民經濟委員會亦採合併之措施，基於一個經濟行政區建立一個國民經濟委員會之原則，自明年起蘇俄之經濟行政區將由目前之一〇四個減為四九—五一一個。

除上述行政區劃與經濟區劃發生變動外，行政組織亦有相當變動。省、邊疆區為貫徹「生產原則」，除設兩個獨立的分別主管農業生產之黨部外，省、邊疆區蘇維埃亦如黨部，分設兩個主管農業之蘇維埃。至於區一級，區蘇維埃是否隨區黨委會之撤銷而撤銷，或今後由農管局取代其地位與職能，因黑鷹報告與全會決議均未提到，未便懸揣。

叁 黨務及經濟組織改組背景

俄共大規模改組其黨務及經濟組織，事非偶然，而係鑒於當前之組織結構、工作效果與社會風氣非但不可能作為實現七年計劃及新綱領之支柱，并且由種種事實證明已成為經濟發展之牽制力量。

官僚主義作風瀰漫着今日蘇俄之黨務與經濟機構，已為無可否認之事實。當蘇俄農業一連三年遭遇失敗，俄共中央特別強調農業生產之重要性時，地方黨部一窩蜂大搞農業，不再顧到工業與建設。以各共和國黨中央全會為例，去年一年共舉行六十次，討論之問題在一百件以上，其中與工業、交通及建設有關者祇有五件。再以俄羅斯共和國為例，在二五個最大工業省、邊疆區與自治共和國內，黨的全體會談去年討論之問題二一五件，其中有關工業者祇有一四件。更以俄羅斯共和國莫斯科省為例，該省擁有數千個企業、

六七個都市、六三個城市型市鎮，每年之工業總產值可達七〇—八〇億盧布，當俄共中央對農業加以注意時，雖然該省農業生產之比重極小，但其全體黨書記不顧工業而大搞農業。

黑魔用以表示與「個人崇拜」時期不同之點，即一九五七年推行之國民經濟委員會制度，將工業與建設組織之管理權下放，以示其政治作風「開明」而「民主」。由於黑魔對此項制度的偏愛，於是在其個人「愚而好自用」與部屬「逢場作戲」之情況下，將全國劃為一〇五個國民經濟行政區（後減為一〇四個），每區設一國民經濟委員會。渠初以為蘇俄之工業與建設將由於此項管理方式而提高效果，但絕未料到因此項劃分非基於自然需要所形成，不但大多數經濟行政區本身缺乏資源，必須仰賴其他區供應，而且因此項劃分導致地方主義與門戶之見抬頭，發生原料、製成品、技術、人才不能互通相濟之弊，影響工業與建設甚鉅。因此俄羅斯共和國要求將原有六七個國民經濟委員會合併為二—二四個；烏克蘭要求由原有一四個合併為七個；中亞細亞四個共和國原各有一個，共四個，將合併為一個；蘇俄部長會議之下將設國民經濟委員會；蘇俄國家建設委員會將改為聯盟兼共和國之機構；凡此均表示俄共採取措施徐圖糾正管理權過於分散之弊。

黑魔自上台後，對於農業所採取之措施雖多至不可勝數，但有關於管理農業生產組織者，即去年三月俄共中央全會通過之「農管局」。黑魔稱農管局對農業生產之重要，無異國民經濟委員會之於工業與建設，區黨委會不得干預農管局之活動，農管局除接受其上級領導外，不容其他任何機構置喙。但此項農管局建立伊始，在農村中即發生若干為黑魔始料不及之現象，其最著者如：黨的區委員將農管局作為附屬機關加以指揮；或黨的區委會與農管局平行的管理農業生產；或黨的區委會根本不管，對農業生產作壁上觀。由於農管局組織上不健全，此項機構不但無助於一連失敗三年之農業，而且農村中因設立農管局之故，空氣相當不愉快，於是俄羅斯共和國因問題嚴重，影響本年農業計劃至鉅，乃首先召開中部地區各省農管局領導人會議，藉以發掘缺點，力謀改進。但因挽救不及，去年穀物總收穫量，雖是項作物播種面積增加一、二〇〇萬公頃，僅達到

俄共黨務經濟危機加深

九〇億普特，比前年祇多六億普特。此外，黑魔視為「白色黃金」之棉花及俄人每日不能或缺之馬鈴薯，去年生產均告失敗。三個主要產糧地區中，俄羅斯共和國七一個省、邊疆區、自治共和國能達成穀物採購任務者，祇有一三個省（邊疆區與自治共和國）；烏克蘭共和國二五個省，達成採購任務者祇有九省；哈薩克共和國則整個失敗。

黑魔自蘇俄第六個五年計劃以來，曾不遺餘力提倡技術革新，在其大力推動之下，科學研究、設計與結構機構之成立如雨後春筍。但一究實際，因力量過份分散，最後不僅無補於經濟發展，且往往為經濟各部門平添無限麻煩。各地國民經濟委員會多擁有直屬的科學研究機構與設計組織，但由於此項機構祇看到本區之需要，忽略國家整個經濟發展趨向，以致影響技術政策之統一性，成為廣泛實行專業化之絆腳石。以機器製造業為例，該業擁有四百左右之科學與設計研究所及一千以上之設計局，其中屬於國家自動化與機器製造委員會者祇有七%，使該委員會不可能保證機器製造之必需水準并實行汰舊更新之計劃。科學、設計機關力量分散的結果，不但機器與工藝的創造工作發生重複雷同現象，而且不可避免的發生自吹自捧之情況，長此以往，不但經濟發展深受其害，且在同歐美經濟競賽中，科學技術亦將遠落人後。

蘇俄雖為實行計劃經濟之國家，但其計劃多為紙上談兵，試觀其經濟計劃，不論其為年度的、部門的、企業的、地方的，一改再改，即為其閉門造車、出門不能合轍之明證。蘇俄生產與建設計劃時常與物質技術基礎脫節，乃其計劃機關與地方聯繫不够不明瞭經濟各部門業務概況所致。具有無比重要性之蘇俄計劃機關，其表現劣於任何部門，癥結所在，是其工作人員大多數并非具有經驗之專家，而是剛出校門對於國家社會茫無所知之大學生。此種計劃人員非僅缺乏生產經驗，即對於經濟原理、勞動組織、會計制度亦一竅不通。據黑魔稱，此種現象多半來自情託之途，因此，現行各種計劃指標，不能作為各企業工作之評價，不能保證各企業關懷更有效的運用投資與總基金、生產合乎需要的各種產品、降低產品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及改進產品品質。計劃之基本指標——總產值——不但不能充分反映經濟之真實情況，而且使各企業認為出產便宜與更複雜

之產品，完成計劃規定之品類，爲下策。

蘇俄工、農、建設各業不能達成計劃任務與俄共要求之原因，固然不祇一端，但幹部配置不當，乃導致一切不良後果之關鍵。俄共在幹部配置方面，不惟對許多工業同時發達之省（如齊略賓斯克、哈爾科夫、加拉干達等）有偏於一面不能同時兼顧之弊，即以農業或工業爲優先之省，亦往往發生配置顛倒之錯誤。

雖然七年計劃及新綱領中規定，擬將工業、建設及農業之勞動生產率提高至某種水準，但均未做到。蘇俄之經濟制度不允許工資之增長速度快過於勞動生產率之增長速度，但前（一九六一）年却在許多企業、國民經濟委員會，共和國及中發現此種情況，追究原因，首先是許多黨務領導人對於勞動生產率問題根本無動於衷，甚至有許多企業黨部不知何時改訂定額，即使辦理改訂者亦以官僚主義式之命令行之；其次，工人流動性太大，而促進流動性增長之原因是，工人福利未辦好——缺乏住宅、俱樂部、兒童機關，不能在建設企業之同時即將此項必要設備建立齊全；再其次，是某些省缺乏勞動力，最富庶之穆爾曼斯克省與阿爾罕格羅里省今年即有勞動力不足之情況，其他不如此兩省者更無論矣；最後，技術陳舊，應撤換之舊技術與應生產之新技術均不能按計劃做到，影響勞動生產率應以此爲最。

由於蘇俄黨政監察機關尸位素餐，對於一切決議與法令之執行情況不加稽考，既不對其中央提出有關經濟問題之建議，復對濫用職權、浪費公帑、貪污違法、侵佔盜竊之事實視若無睹，以致計劃設計機構閉門造車，經濟各部門生產與實際需要脫節，黑魯曉夫自一九五六年以來高唱入雲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之口號，不僅無接近實現跡象，而且因採取肉類油類漲價與延緩實行取消所得稅之措施，使此項希望更加渺茫，於是人心陷溺，社會風氣與秩序日趨敗壞，雖屢頒嚴刑峻法命令（註四），并無補於實際。一年來赤塔國民經濟委員會之建設機構，經揭發三、八項以少報多之案件，浮報款項達十八萬盧布。吉爾吉斯共和國一批針織廠，被盜竊之公有財物達三百萬盧布。烏茲別克共和國輕工業與食品工業企業勾結貿易機構，盜竊公物已歷時多年，與此事有關之被告達一五〇餘人。哈薩克、立陶宛、烏克蘭三個共和國及俄羅斯共和國許多省，現正進行偵察

大規模盜竊數物案，被盜賣之糧食達四百萬普特。

肆 黨務及經濟組織改組之目的

俄共此次大規模改組黨務及經濟組織，雖然以進一步改進經濟領導爲由，但加強經濟領導僅其改組目的之一，而且爲一項公開目的。以黑魔其人與俄共之特性而論，絕不可能在經濟目的之後不隱藏有不便公開之政治目的與外交目的。

黑魔今日所面臨之經濟難題，并不限於國內工業生產退縮，農業生產計劃連年失敗，投資運用效果不佳，建設事業成爲糜費公帑之淵藪，科學研究及計劃設計工作與實際脫節，技術革新落空，以致七年計劃與新綱領中一再標榜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之目標不能做到；更有一個難題是，七年計劃與新綱領所提出與西方作經濟競賽之目標，均非以蘇俄本身資源爲計劃之基礎，而是建立在整個共產集團（尤其是「經濟互助委員會」）積極的經濟合作之上。因此，俄共此次的改組措施，除爲完成所謂「建設共產主義時期物質技術基礎」之初步工作外，并要重演一九五七年改組工業與建設管理組織之故技，爲各附庸國示範，迫令各附庸國共黨學樣，更嚴密的控制其經濟，以實現莫斯科會議所通過的國際勞動分工原則，使生產專業化與協作在協調國民經濟之基礎上成爲事實，不但能消極的應付任何天災人禍，而且能積極的作到無中生有，在預定時期內在經濟上戰勝西方。

黑魔之政治地位與權威雖尙鞏固，但其政治上之困擾與危機亦多。此次改組黨務及經濟組織，在國內除爲掌握人心安定社會秩序外，其目的當在掩飾政策失敗，進一步整肅史達林份子及加強控制各少數民族。首先，國民經濟委員會制度失敗，已成爲鐵的事實。俄羅斯、烏克蘭及中亞幾個共和國要求合併若干經濟委員會，設立蘇俄部長會議之下的國民經濟委員會，改組國家建設委員會爲聯盟兼共和國之機構，并將各國民經濟委員會之建設職權劃出，另設建設機構等，凡此事實，均證明過去制度之失敗。論理，此一制度應予廢止，但因本案過去曾成爲馬莫集團反黑題目之一，故黑魔爲掩飾其失敗，一面強調此項制度已被證明有其效力，一面則將領導權從地方收回。其次，從黑魔許多願忌看來，此次俄共以貫徹「生產

原則上為藉口改組黨的機構，令人發生一種印象，即黑魔大有針對俄共第廿二屆大會以後共匪與阿共明目張胆崇史反黑之趨勢，對史派份子進行徹底整肅之意。此外，與整肅史派份子具有同等重要意義者，是進一步壓制蘇俄內部日趨擴張之地方主義與作風。此次俄共中央新設「中亞細亞局」，並不意味俄共對中亞各族人民生活有所關懷，而是要加強對此一地區黨的控制。就整個共產集團言，自俄共第廿二屆大會以後，屢受共匪與阿共之擲揄，為使莫斯科的領導傳統延續不斷，必須首先實施內部的自清消毒，做到本身健全，而後始能拉緊其他附庸，造成一種決定性形勢，迫令共匪與阿共重行屈膝臣服；否則，不但共匪與阿共日趨驕橫，其他附庸亦難保證不步其後塵。黑魔在報告本案之結尾部份，強調「在世界發展中有兩大趨勢」，提議成立共產集團國際經濟聯盟，組織共產集團「統一的計劃機關」，透露在不久將來參加「經濟互助委員會」各國為商討進一步的經濟合作，將舉行高階層會議，此即今後加強團結反史力量及抵制民族主義思想之新步驟。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方面因蘇俄利用戰後形勢建立一個共產陣營，更在經濟合作之掩護下對附庸國實施經濟上之剝削，以致其國力日趨充沛，國際地位隨之而日漸提高；另一方面，亞非地區在戰後十餘年間新建之獨立國家達六十餘個，此其形勢，為俄共帶來一種可乘之機，於是在經濟援助與經濟合作之掩護下，在亞非地區內積極進行共產主義運動、工人運動、「民主」運動及「民族解放」運動。但蘇俄最近三年來由於農業生產迭遭失敗，人民生活水準無法提高，自顧不暇，更無餘力顧到援外（註五），於是過去依賴蘇俄、醉心和傾慕其經濟制度之亞非國家大失所望。黑魔在其報告結尾部份說到共產集團之經濟合作時，強調共產集團「不但要保證發展蒸蒸日上之與協調一致的社會主義經濟，而且要對落後地區各國人民和正在為和平、社會改革及民主而奮鬥之力量給予強有力之支持」。由此可見，俄共在援外方面，為恢復過去「壓迫資本主義」之地位，進而實現消滅資本主義之目標，今後將通過經濟路線加強在亞、非及拉丁美洲地區之外交活動，亦即加強在此等地區同西方作政治的與思想的鬥爭。

俄共黨務經濟危機加深

伍 結 論

俄共中央此次大會，舉在世界局勢因古巴問題陡形緊張，大戰有一觸即發之際，討論歷年以來規模最大之黨務及經濟機構改組問題，表現一種穩健務實之姿態，此為一大可注意之事。

黑魯曉夫此次毅然決然提出黨務機構改組案，足以證明其本人有控制俄共之力量，且各級黨部之改組，并非黨內有重大危機隱伏或將爆發，而是蘇俄社風人心秩序有問題，此點可從加強黨政監察機構，無異恢復貝利亞時代的控制而得到證明。

自蘇俄採取肉類油類漲價及展延實行廢止所得稅之措施後，工人暴動與罷工之報導時有所傳。黑魔由於內憂重重，又不能得志於國際壇站，故不得不「和平」幌子阻止美國進一步之壓迫，暫保古巴政權不受外來攻擊；但俄共與黑魔本人既非和平之忠實推行者，又懷疑美國實踐不進攻古巴之諾言，故在時局極度緊張之下，伴作鎮定，從事內部大規模之改組，一方面企圖造成一種印象，混淆國際輿論，製造錯覺，使美國接受其「和平共存」的思想，為其次一步之侵略陰謀開闢途徑；另一方面，將整個工業生產及其管理機構置於黨的嚴密直接監督之下，無異經濟動員，一旦核子大戰爆發，其各地區之新國民經濟委員會或農管局可以獨立發展其工業，不使國家經濟因局部遭受戰爭破壞而致全部癱瘓。

某些西方觀察家認為俄共此次所採之黨務經濟改組措施，旨在提高人民生活，并且將考慮採用資本主義經濟優點，有與西方妥協之可能，此種看法似不僅與事實不符，而且危險，因其可以導致西方採取對俄錯誤政策之故。

註一：指烏茲別克、土爾克曼、塔吉克、吉爾吉斯四個共和國，不包括哈薩克。

註二：其完整名稱應為「蘇俄部長會議國民經濟委員會」，係全國各國民經濟委員會之中央機構，為過去所無者。

註三：蘇俄之區，代表行政區劃中最低層之農村單位，非農村之低層行政區稱「市」。區自一九二三年開始建立，至一九三一年初完成，全國共計三千左右。

註四：除蘇俄及俄羅斯共和國最高蘇維埃頒加強鎮壓法令，已見本所「問題與研究」俄帝動亂述評外，去年初，俄共中央會特致各級黨部一信，強調必須加強肅清貪污與盜竊人民財富的鬥爭。

註五：以一九六〇年為例：蘇俄給予落後地區各國之經援僅值三億美元，而西方則為七十六億美元，成一與二四之比。

一年來之匪共外交

張棟材

一 內外煎迫之年

去年（五十一年）是共匪陷於艱困孤立的內外煎迫之年，這是共匪倒行逆施所招致的必然結果。「三面紅旗」暴政造成整個大陸饑饉；經濟瀕於全面總崩潰；大批難民湧向港澳；人民抗暴的怒潮；以及匪黨幹部的動搖與反正等事實，都在這一年中連續被顯現出來了。而在此一情況下，共匪與蘇俄交惡益趨尖銳；在印度邊境挑起戰火，它給予世人的印象是殘酷蠻橫與狂妄囂張，它不僅受到共產集團的譴責與疏遠；尤其使世界澈底認清了它的危害性而提高戒心。

關於上述種種，並不是反共者們根據主觀願望以聳人視聽，這是為共匪所自行供認的。去年九月廿四日至廿七日，匪黨召開八屆「十中全會」，會後曾發表簡單公報，這一公報充分暴露出共匪在內外煎迫中的自恐症與自卑感：

（一）它將對外的孤立，藉辭掩飾於「帝國主義者，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者，對我國人民遇遭的暫時困難幸災樂禍，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大肆攻擊，演出了囂張一時的反華大合唱」。

（二）它將內部的混亂，也同樣誣稱「沒有改造好的地主份子、富農份子、資產階級右派份子以及殘餘的反革命份子」在對共匪「幸災樂禍」並指其「妄圖乘機活動」。

（三）它由於自身的暴政罪行與犯罪心理，使它看成內外遍佈「敵人」，但尚在戰慄地發出自我解嘲式壯語，而實際上則是一種哀鳴稱：「將繼續粉碎他們的任何窺犯、挑釁、侵略和在國內黨內搞

顛覆活動等陰謀。」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同時，也常是互為因果的。共匪的確有以對外逞強冒險來緩和其內部危機的企圖，去年一年中共匪所推動的反美、反黑、反印的狂熱，就是該項企圖的形象反映。

二 匪俄關係之惡化

匪俄間之對立衝突說，是近數年來最受世人注目的新聞。因之，匪俄雙方首領之一言一舉，都常被看做觀測匪俄關係的依據。去年十二月十二日，黑魯曉夫在蘇俄最高蘇維埃會議中關於現在國際情勢與「蘇俄對外政策」的演說；十五日共匪人民日報社論「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卅一日社論「陶格里帶和我們之間的歧見」相繼發表後則已公開揭露出匪俄間由不和發展為對立衝突的事實，而且更證明了過去傳聞中匪俄雙方所爭執的內容亦均非外人的虛構。

匪俄衝突亦即黑毛之權力鬥爭，至此已可以說進入一新階段，因為○以往雙方皆以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為辱罵對象而影射對方，現在則均已無所保留地直接表面化；○雙方均在爭取共產陣營中的勢力投入己方。

匪俄間關係在去年一年中，有幾項重要的演變發生：

（一）在上半年期間，匪俄試圖和解的祕密談判似曾經舉行，其較著之跡象如○俄「真理報」於四月三日轉載了匪「人民日報」三月廿九日（即在偽人代會開會之第三日）的一篇題為「穩扎穩打逐步前進」的社論；「消息報」於四日轉載了匪「人民日報」三日之社論「對美國的又一次考驗」；此種突然打破長期對匪新聞杯葛之舉，自必有其原因，蓋該兩文在經建及裁軍主張上，均係迎合黑魔的論調。○俄共中委書記（廿二次大會產生之新人）迪米契夫曾於四月四日在莫斯科地區作家會議中演說稱，匪俄歧見主要為匪未能追隨俄加緊排除個人崇拜之弊害，但匪最近對俄之立場已開始理解，故不久即可告雙方和好。（見日本朝日新聞駐俄特派員四月五日專電）○匪駐俄偽大使劉曉離俄達四個月之久，於四月初返任；

莫斯科商店之共匪製品罐頭、雞肉、水菓，布匹亦於長期絕跡後再度出現。

(二)共匪雖願與俄覓轉圜途徑，但爲附有條件之妥協，而非無條件的對俄臣服。故該項秘密談判，自五月間黑魯曉夫訪問保加利亞，六月訪問羅馬尼亞表示與南斯拉夫重修舊好，六月間黑魯曉夫開經濟互助委員會黨政首腦會議及該會第十六次會議正式批准僞蒙爲會員國後，已完全歸於破裂。其後曾見僞外長陳匪毅於七月間在日內瓦對西方記者承認匪俄有歧見，並否認匪爲俄之附庸；八、九兩月間在羅、保駐北平大使館招待會中一再發表反對「不以平等態度待人和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的做法」之談話，可證匪俄秘密談判破裂，原因在於對南國修好及共匪加入「經濟互助委員會」兩項問題上得不到解決，特別是後者，共匪堅持它的所謂「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高唱所謂「自力更生」，使黑魯無法接受。僞蒙主席澤登巴爾於去年十二月廿六日在北平強調稱，僞蒙加入「經濟互助委員會」之意義及其對社會主義陣業經濟合作之重要性，實不啻代表了黑魯對共匪的又一次說教。

(三)匪俄關係惡化給共匪帶來的困惑，固然是經濟建設的破產，一如美國國務院情報和研究局長希爾斯曼於去年十一月八日在德拉城演講所稱：「今日從共區歸來的遊客都說，在中蘇合作全盛時期所建成的工廠，現在已煙消無煙了，破爛的機器廢置於工廠中，工廠已成爲寂靜無聲的貨棧。」其更使毛匪澤東胆戰心驚的，則是蘇俄從根本上搖撼毛匪的做法，自去年初起，莫斯科的華語廣播會加強了對中國大陸人民的心理作戰，着重於反個人崇拜及反史達林主義的宣傳，這種一旦擴大起來了的大衆心理影響力，將比對共匪停止援助與技術封鎖的制裁手段，還要使共匪無法對抗。俄駐哈爾濱、上海領事館之被匪封閉，或即爲其消極的報復方法之一，具有對赫魯洩憤作用。

三 共產集團對匪之圍攻

在匪俄衝突引起共產陣營的分裂中，共匪已自認站在居於少數

一年來之共匪外交

的一邊，它的夥伴截至目前爲止，僅只有北韓和阿爾巴尼亞。北越、日共、印尼共、緬共等在某些方面如反美、反現代修正主義雖與匪同調，但在一涉及反俄反黑時，他們尚在儘量避免表示明確態度。阿共霍查在去年十一月間慶祝「解放十八週年典禮」中，曾指斥黑魯爲馬列主義叛徒，高呼「毛澤東萬歲」，和匪黨「已成爲全世界革命運動、民族解放運動和民主運動的光明火炬和燈塔」(見去年十一月廿七日匪「新華社」)，此點可說明毛匪確有嫉使小嘍囉擁其與黑魯爭奪國際共黨領導權之野心。黑魯於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演說中，曾譏阿爾巴尼亞爲與牛爭大之青蛙，其結果必致全身爆破，其含意亦可解釋爲對共匪聯合北韓、阿爾巴尼亞、北越自成一心之變相的警告。

在去年十一月中、下旬的保共、匈共第八屆代表大會；十二月上旬之義共第十屆、捷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中，共匪所派去的出席代表團，成了每一個大會集中攻擊的對象。共匪被全體加上了「分裂主義」、「宗派主義」、「教條主義」、「民族主義」、「冒險主義」等一大堆罪名。

東歐附庸國先後對共匪所施的有計劃地圍攻，以及各國對共匪之冷落關係，都使共匪深感威脅漸增，而且這都是極難消除的。

第一，保加利亞總理尤可夫爲唯一較接近共匪之史達林主義份子，在保共八屆大會中已被整肅。此舉暗示黑魯對共產集團史達林主義份子的剪除，決不寬容。

第二，附庸國及歐洲各國共黨均一致指責共匪對印度發動戰爭之贖武主義，無形中形成同情印度並對其支援，而使共匪失去在亞非地區遊說中立集團向印施行壓力之效果。

第三、去年底會盛傳匪區捷克技術人員全數撤退，並停止以軍火、拖拉機運往匪區。共匪既拒絕參加經濟互助委員會而被擯棄於該會之外，則今後東歐附庸國在一切均按計劃實施各國產業分工下，所有機器、技術自將優先分配於會員國，逐漸形成對共匪之抵制。

四 對印燃起戰火

去年十月二十日，共匪終於在喜馬拉雅山的東西兩端，向印度軍隊發動了大規模的突擊行動，迄十一月十九日，共匪軍隊在東端已進入印度阿薩密平原的門戶；在西端亦已進據拉達克，處於獲勝的態勢。但經三十餘日之激戰，已構成爲匪印間的一場不宜而戰的局部戰爭之後，共匪却又忽然自行宣告停火，自十二月一日起宣佈要撤軍至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匪軍所佔陣地的後方二十哩，以期與印度舉行和談。

共匪對印用兵的用心不外爲：①以大軍壓境，迫印屈服締結於己有利之邊界條約；②藉對外軍事勝利，偽裝愛國主義以緩和「三面紅旗」暴政失敗後之民心；③對東南亞擴張政策之配合，奠定共匪一手控制該地區之既得地位。

共匪在對印用兵前，已採取了若干包圍印度的外交策略，如以經援及領土讓步爭取到緬甸、尼泊爾與其締訂邊界條約，並藉以滲入勢力；煽動尼泊爾及不丹錫金脫離印度掌握；與巴基斯坦從事邊界問題談判以挑撥巴、印間關係，這都是陷尼赫魯於困境的成功手法。但由於共匪對印燃起戰火，圖以武力解決問題後，不只這些外交策略的成功歸於枉然，而且導致了其他極其嚴重的種種惡果：

(一) 共匪的大規模軍事行動予人以侵略者的印象，使國際間對事實上存在於中印間之邊界問題反感淡薄，共匪無法藉邊界問題訴諸國際輿論；

(二) 蘇俄及其附庸，均一齊指責共匪對印作戰損害國際有利於共產集團之現勢，謂將印度「由不結盟立場拖入侵略性的軍事集團危機。」共匪已墮入尼赫魯所佈親俄制匪之外交謀略；

(三) 匪印首倡之所謂「和平五原則」，已被共匪自身以砲火將其擊碎，永遠失去其再藉此在亞非招搖之信用，所以可倫坡會議對調解匪印之爭已毫無任何方策與效果；

(四) 美英對印之軍經援助獲得最佳時機與藉口，此後將源源進入印度，使共匪與以印爲敵之同時，必須亦以美英爲敵而交戰。

五 在寮國僅有的獵獲品

四十三年，共匪藉口印度支那問題混入了與西方國家代表在日内瓦共同舉行的國際會議而簽訂了日内瓦協議，去年七月間，僞外長陳匪毅又在日内瓦的十四國會議中，在所謂「和平解決寮國問題」的國際協議上簽字。共匪會渲染此次日内瓦會議是由它所爭取來的勝利。我們從寮國聯合政府組成的內閣席位分配上看：溥瑪中立派佔七人，寮共佔七人，永珍的右翼集團佔四人，永珍的右翼中立集團佔四人，前二者都是親匪的傀儡，他們經常到北平向匪求助與請示，這個寮國聯合政府之出現，顯然是共匪在東南亞繼四十三年内瓦會議後的又一次得手的獵獲品。這是共匪在去年對外活動中唯一的一點「成就」點綴。

共匪之能以向東南亞伸張勢力，是得之於看準了美國在此一地區的圍堵政策的弱點所在，那就是美國對解救東南亞的赤化威脅，始終下不了最大的決心而提出面對現實問題的根本解決辦法。

寮國本來是於去年五月十六日與我中華民國建立正式關係的，但親匪的寮國聯合政府則公然允許匪幹在寮公開活動，置我方大使館之抗議於不顧，乃終有我不得不於九月七日忍痛宣佈與寮國斷絕邦交。共匪派往寮國執行破壞中寮邦交的匪幹劉春，接着就被共匪任命爲僞大使。單是這一點就可證實以溥瑪爲首的寮國聯合政府，事實上是聽命於共匪的。

不過，共匪在該地區的一點「成就」，是出諸非常卑鄙而下流的行動而取得的。普遍的卑鄙下流手段，也就是共匪外交的特徵。去年八月裏，印尼政府爲了討好共匪而阻我參加亞運，其所用的詭詐迫害手段，便是共匪勾結而學來施用的。把卑鄙下流的手段套用到外交上，已使共匪的對外工作人員都染有無賴漢的氣質。

六 自由世界對匪厭棄

去年聯合國大會再度擱置了共匪入會案，是對共匪在亞、非、

拉丁美洲地區號召力的一次重大考驗。

共匪在非洲曾經幻想過利用新獨立國與西方國家的爭執及其內部人事種族紛擾，以「有色人種」與「共同的歷史遭遇」等動聽口號，對非洲扮演為偽裝同情者，來煽動「反帝」「反殖民」的動亂。去年偽「十、一」紀念，共匪又邀請了在三年前曾訪匪並向非洲為匪炫耀「成就」發出廣播的美國著名黑人學者杜波伊斯博士夫婦（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重訪北平，周匪恩來、陳匪毅等都與其一再會談。三年前，杜波伊斯曾向非洲人宣傳共匪也是有種人種，是非洲人最親密的血肉，要非洲人向共匪學習。廖匪承志在「亞非團結會議」上也曾煽動非洲人接受共匪用小米和步槍擊敗飛機坦克的經驗，向匪學習游擊戰術。但在去年中，已不見共匪再談此調，杜波伊斯亦未在匪區發表任何意見，這當是共匪在對非活動碰壁後將要對舊有策略有所修正的一種現象。而此一現象也可間接說明共匪在非洲已失去其最初的誘惑力與號召力。大陸的連年災荒與農工業的破產，和非洲今日的繁榮相對照，使共匪無論怎樣高明的煽動「反帝」「反殖民」宣傳，都無能為力。

共匪在去年一年中對拉丁美洲的活動，和在對非洲活動上所表露的頹勢相似，這是由於同樣原因所產生的同樣情形。古巴事件顯然是共匪想要對該地區重振聲威的一個有利時機，共匪在大陸各大中城市導演的支援古巴的羣衆運動，便是一種開端。從古巴事件發生後，共匪邀請拉丁美洲各國親匪人士到匪區訪問的，也似乎在急遽增加了。古巴報紙於去年十二月份內已有的轉載了匪「人民日報」十二月十五日的反黑社論，這是共匪要向擁有四十餘萬共黨黨員的拉丁美洲和黑魔作一較量的一個訊號。

拉丁美洲是始終演着政變迭起，罷工暴動，反美遊行，知識份子更都喜愛政治活動的動盪地區；無疑的，這是符合共匪輸出武裝叛亂鬥爭的最好場所。

關於共匪和美國的關係，共匪於去年一開始就藉口美審訊美共及甘迺迪國情咨文挑起反美的狂熱運動，將甘迺迪比做希特勒政權，謂其做盡了壞事。共匪的永無止境的反美運動雖已大大的教訓了美國姑息主義，使他們沒有抬頭的機會。但美匪間的大使級會談仍

在繼續，截至去年十二月十三日為止，已舉行了一五次，不獨徒增其在國際外交上的滑稽與無聊污點，更使美國在反共領導上受到損失。例如美國在每圖制止日本與共匪接近時，就常受到日本以此詰問的尷尬情形。

甘迺迪總統於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對美三大廣播公司記者發表的有關兩年來外交內政政策之回顧的談話，及十七日所發表執政兩週年的演說，其中都會論及共匪贖武主義之好戰性格較蘇俄更足以危害世界，這是美國最高階層對共匪的正確而深刻的認識，也是對共匪在去年一年中堅持反美運動的有力答覆。

我們還可以回過頭來看一看共匪對日本的外交活動，來檢討一下匪日關係。共匪自去年秋以降，與日本重開了貿易會談並簽訂一項五年為期的進出口交易總額約五億美元的綜合貿易貿易備忘錄，和雙方舉辦商品展覽會，互邀工商界訪問與技術交流的議定書。從表面上顯現的事象論，如共匪以政經不可分論迫使日本接受，且更取得對日延期付款，均屬共匪佔盡便宜，但日本朝野則示持有另一種天真的想法，他們認為這是共匪對俄關係惡化後必然要求於日本的預備行動，匪俄衝突使日本找到了打通大陸貿易的出路，他們更認為在備忘錄中所稱的成套設備交易，技術交流，就是意味着要日本接替像蘇俄往昔所供應於共匪的一樣，是整個的工廠設備和派遣大隊技術人員。

日本朝野若干人士的此種幻覺，雖不能近似事實，但在估計共匪實力及其能力上，已從多年來誇張共匪強大患有恐匪症中轉為輕視與蔑視共匪的傾向，則亦有其對共匪認識趨於深入的意義。因此，我們可以聯想到：共匪這些年來大力聯合日左傾社團向日人宣傳以美國為「共同敵人」，結果，毫末收效，反而更促成日美密切合作；一年來共匪又積極聯合日共叫囂反對日韓會談，結果也是等於反而促成日韓復交的具體化，這都是由於日本人心目中根本沒有將共匪看做有發言權的信用與力量的緣故。

日本對匪的觀感只是一個例。從全體自由世界看，共匪到處都是受到厭棄的，因為它在對外事務上都是干涉與擾亂。

持續中之匪區經濟危機

劉 岫 青

一 匪區經濟危機形成的原因

匪區經濟危機的形成具有遠因和近因：

危機形成的遠因主要有二：(一)為實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即農業「合作化」；(二)為優先發展重工業。農業「合作化」在一定程度內減低了農民對農業生產的關心，使農業不易進步和發展，農業「合作化」於四十四年下半年開始進入高潮，至四十六年普及並完成。四十六年和二年前的四十四年比較，匪區耕地面積擴大了五·五%，種植面積擴大了四·一%，投入於農業生產的勞力約增加了一·五%以上，但農業總產值僅增八·六%，主要作物糧食產量僅增加了六%，棉花僅增加了八%。優先發展重工業，其自身自開始建設至投入生產需要較長時間，設備均須從國外進口，並因輕工業遠較落後，不能與重工業取得平衡，工業化資金積累迫切需要依賴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和對農業生產的榨取。另一方面，農業「合作化」的推行，使農業生產的發展顯得步履維艱，無法和工業化的要求相適應。

危機形成的近因亦有二，如無這二個近因的介入，危機的暴露在時間上可能較為推遲，在程度上亦可能較為緩和。主要近因：(一)為推行農村「人民公社」；(二)為農工業生產「大躍進」。
「人民公社」較過去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組織規模更大，公有化程度更高，奴役程度更甚，對農業生產的危害也更為嚴重和深刻。農業生產「大躍進」為要求經濟高速度成長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實

踐，而以細大不捐之「五並舉」即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作為其實現的憑藉。「人民公社」制嚴重扼殺農民對生產的積極情緒，並引起農民對共匪的憤怒和怠工破壞等行動，「大躍進」又將人力和勞力分散，不能合理安排和重點使用，兩者連在一起立即促起經濟的萎縮。四十七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在初期曾以巨浪般向前邁進，惟為時僅維持一年有半，即開始轉入低潮。農業方面自四十八年起便遭受連年水旱的災害，農民消沉疲困，對於災害來襲，無力防禦，四十九年產量降至最低點，工業方面的萎縮則受農業歉收影響，自四十九年開始，至五十年降至最低點。工農業生產的不斷萎縮，導致了經濟危機的出現。危機的具體表現主要為物資全面缺乏，糧食尤形不足，配量普遍降低，輕工業無法取得充分原料，市場商品供應短缺，出口減少，國民收入銳減，財政收入，積累和消費基金絕對數均不斷低落，危機波及國民經濟全體，工、商、財政各方以及人民生活，都受到嚴重的打擊和損害。

二 經濟危機出現前後匪政策的演變

匪區經濟情形在四十八年下半年即已開始惡化，主要在農業方面自然災害因農民情緒消沉而擴大。為挽救農業的不況和減輕其對工業發展可能的影響，共匪於四十九年年初開始一反過去偏重重工業的觀點，提高農業在各產業部門中的地位，政策演變迄今情形可分為前後兩個階段予以說明：

(一)第一階段(四十九年) 共匪於四十九年初提出「國民經

濟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優先發展重工業和迅速發展農業相結合」的方針。此一方針並未放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需求，僅將迅速發展農業放在優先發展重工業同等地位，並協調兩者的關係。這個政策一方面依然是過去曾經失敗了的「兩條腿走路」的殘餘，另一方面在國民收入如此低落的情形下，要同時實現這二項要求，其實際的可能性自然極為微小。因此新政策的實施並未對經濟惡化情形起了挽救的作用；反之，因為水旱災害的空前蔓延，工、農業因受嚴重打擊，農業生產悲慘下降。據英國蒙哥馬利將軍訪英後聲稱，當年糧食產量為三千億斤，僅及五年前「合作化」開始的四十四年之八五·七%及三年前「合作化」完成的四十六年之八一%，而人口則較四十四年增加了一〇%左右。工業方面因受農業歉收影響，亦開始有逆轉和萎縮跡象，以產量論，僅有部份工業產品產量較上年略有增長，大部份輕工業均有減產，整個工業產值計劃未能完成，初步出現了經濟危機。

(一) 第二階段 這一階段開始於五十年，年初時偽九中全會決定於以農業為基礎之上，實施經濟調整政策，不再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要求，將法碼完全加在恢復農業的一邊。據偽九中全會公報指出，調整政策的方針為左列數項：

○應集中一切力量加強農業戰線，加強各行各業對農業的支援，盡最大努力爭取農業生產獲得較好的收成，同時進一步鞏固農村「人民公社」，貫徹執行有關「公社」和農業經濟的各項政策。

○重工業方面本年應適當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調整」發展的速度；輕工業方面，努力克服自然災害所造成的原料不足，並開闢新原料來源，增加生產，盡可能保證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應。

○在流通方面，農業歉收使市場供應發生困難，各有關部門應迅速採取措施，幫助輕工業，城鄉手工業，家庭副業和郊區農業的發展，增加各種日用品和副食品的生產，同時改進商業工作，活躍初級農村市場，逐步改進供應狀況。

依據前述方針，調整政策的具體措施，大致有左列各項：

- 縮小或停止重工業的基本建設和設備投資。
- 在經濟體制方面：①放寬對「人民公社」的控制；②下放財

持續中之匪區經濟危機

產所有權，農業經營權，並予基層單位以較大的自主，「公社」、「生產大隊」及「生產隊」均得為集體經營的主體；③在集體經濟中，提高按勞計酬消費基金分配中的比重，增加物質利益的刺激；④劃分社員「自留地」，並准許社員家庭經營副業生產；⑤開放農村初級市場，以適應社員私營部份經濟之增長並利商品之流通。

前述調整政策主要在於停止對重工業的投資，而將農業生產放在第一位，但國民收入已因工、農生產之低落而銳減，人口增殖又擴大了社會的消費，國民收入中積累部份不論在比重上或在絕對數上均已大為下降，本已無多餘力量對重工業進行規模較大的投資，當然亦並不是將這一筆節省下來的資金與物質轉投於農業生產方面。觀於農貸資金並無可觀的增加和農業生產資料的依然嚴重缺乏，即可瞭如指掌。五十年為調整政策實施的第一年，匪區經濟依然沒有起色。農業方面，蒙哥馬利將軍曾於去年五月間根據目擊情形，預測當年糧食產量可望達到三、二〇〇億斤，較前年增加二〇〇億斤，即六·七%。共匪年終時透露，全年糧食產量亦較上年好些，棉花油料等經濟作物則仍較前年減產。工業方面，由於原料不足，資金缺乏，原有設備頗多停工，全年產量，各方估計大同小異，都遠較四十八年為低，亦不可能達到四十九年的數字，表列比較如左：

產品名稱	綜合研判產量	依情報資料估算產量	四十八年產量
生鐵	一、九〇〇萬噸	一、三〇〇萬噸以下	二、〇〇〇萬噸
鋼	一、三〇〇萬噸	—	一、三三五萬噸
煤	三四、〇〇〇萬噸	三〇、〇〇〇萬噸	三四、七六萬噸
電力	四〇〇億度	四、〇〇〇億度以下	四五億度
原油	三三〇萬噸	三三〇萬噸	三三〇萬噸

水 泥	1,000萬噸	1,100萬噸	1,375萬噸
化 肥	190萬噸	150萬噸	33萬噸
食用 植物油	9萬噸	9萬噸	146萬噸
棉 紗	600萬件	190萬件	85萬件
棉 布	5億公尺	2.5億公尺	5億公尺
機 製 紙	200萬噸	5萬噸以下	23萬噸
糖	100萬噸	—	13萬噸
膠 鞋	—	7,000萬雙	—

民國五十年，工業生產較前二年減少，農業生產方面所稱糧食較去年「好些」，口氣非常非常軟弱，其增產部份，必遠在蒙哥馬利所估計之二百億斤以下，大致當與其他作物減產抵消而無餘或所餘不多，故整個經濟危機已發展至較上年更為深刻和嚴重。

去年承上年疲蔽之餘，元氣已大為斷傷，調整政策仍然繼續實施。周匪恩來在去年四月間召開之偽「人代會」上提出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十項任務，其中八項與農業直接間接有關，說明了農業生產確實為匪區國民經濟主要弱點所在，亦為根本弱點所在。十項任務主要意義即在集中全力先行挽救農業頹勢，而從恢復農業尤其糧食、棉花和油料作物的生產着手。

去年九月間舉行的偽「十中全會」，在公報中指出：「今年全黨貫徹執行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加強農業戰線，已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國民經濟的情況，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比去年又好一些。」在農業方面，今年夏季作物的實際收穫量比去年略有增加，秋季作物的收成預計也將較去年增產。在工業方面，支援農業的生產資料，以工業品為原料的輕工業產品，不少的手工業產品以及某些當前最急需的重工業

產品今年一月至八月的產量，都比去年有較大的增長。公報僅稱「今年比去年好一些」，「比去年同期有較大的增長」，但究竟好了多少？增長了多少？在百分比上或絕對數字上均無隻字提及。但吾人可從字裏行間探尋其真象，即夏糧產量較去年「略有增加」，秋糧產量預測可「較去年為好」，部份工業產品「較去年同期增長」依據此種語氣，吾人可以確實制定，夏糧生產增加甚微，秋糧產量結果仍是一個未知數，經濟作物未有增產或有減產，輕重工業產品僅有部份比去年同期增長，其餘未有增長，或有減少。問題是所謂去年（民國五十年），如果去年是一個農業豐收，和工業生產大量發展的年份，那末今年（五十年）情形縱令不如去年，大致亦可樂觀，如果去年是一個農業歉收，工業生產大量萎縮的年份，那末今年縱會較去年好些，實際情形也依然是很悲慘的。

三 經濟危機出路何在？

匪區經濟危機已發展到非常嚴重的地步，就去年（五十年）一年中僅糧食一項進口已達六四六萬餘噸左右，（向蘇俄購買總值二、三六〇萬英鎊的糧食尚未計算在內），今年（五十一年）一至七月又進口了糧倉六九七萬餘噸一事觀察，即可瞭然。

構成經濟危機中心的是農業不振，一切現象都是環繞這一中心而轉動，農業衰落的根本癥結是制度的問題；社會主義集體經營是農業生產發展的致命傷，各共產國家農業均在萎縮之中，大陸匪區所表現的尤為明顯和突出，在此種制度之下，任何努力均沒有使農業順利發展的可能。匪區本年農業產品產量的微少增長，全部應歸功於「自留地」及家庭副業，而不是集體經濟部份。私營部份的增長已使農村商業漸趨活躍，及都市副食品供應緊張情形略為緩和；但私營部份，僅被允許在一定限度內，大概為全部經濟的二〇%以內發展，故其增長並不能解救當前經濟危機。同時，縱有微小的增加亦抵不過人口的增殖，亦即按人口計算國民收入可能較前更為減少。共匪如不放棄社會主義，農業終將無法獲得真正的進步，經濟危機亦將不可能有好轉或解脫的出路，而仍將長期持續下去，直到共匪統治被人民大眾所推翻。

共產集團的內部危機

尹慶耀

從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的世界共黨莫斯科「聲明」和一九六一年十月的俄共「新綱領」裏，我們可以體會得出國際共黨正企圖把世界鼎足三分：（一）「強大的社會主義體系」；（二）「腐朽」的「衰落」的資本主義體系；（三）正在「崩潰」的殖民主義體系。而且這殖民主義體系崩潰後所出現的新興國家，也要直接或經過「中立」階段越來越多的走向社會主義。在這樣一廂情願的假定前提下，俄共就要加強共產集團的團結，提高「社會主義體系」的力量；加強對中立國家的誘脅，對叛亂地區的支援，逐漸蠶食自由世界的地盤；以核子恫嚇強迫西方和它「和平共存」。在外交上運用「三頭馬車」政策，促使世界局勢向有利於自己的方向演變。這是黑魯曉夫以實力為基礎的「和平共存」政策的基調。可是最近，他不僅在對外方面碰了壁，就在「社會主義體系」內部也遭遇到重重困難。

「資本主義體系」並沒有「衰落」，歐洲共同市場已發展茁壯，而「社會主義體系」却正遭遇經濟困難。為了從事「經濟競賽」，為了提高「社會主義體系」的力量，黑魯曉夫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六、七兩日，在莫斯科召開「經濟互助委員會」會員國共黨代表會議，各會員國共黨第一書記及政府首腦都被邀出席，會中通過了國際分工的基本原則（十七日發表），並且聲稱，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業產品產量，以及按人口計算的產量與工人生活水準，都要超越大部分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乃彼等的國際責任」。他顯然要以「經濟互助委員會」來對抗歐洲共同市場，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一）一九四九年「互助委員會」成立時，是以對抗西方的馬

歇爾計劃為目的，實際上是蘇俄對東歐附庸的剝削機構。一九五六年以後，黑魯曉夫雖已注意到貿易和國際分工專業等等，但它仍不能擺脫莫斯科中心主義，例如蘇俄輸往東歐的原油，其價格相當於輸往西方價格的兩倍。匈牙利最大煉鋼廠接受蘇俄品質低劣的廢鐵，須由瑞典輸入高質廢鐵混合煉鋼，以低於國際價格二成的價格向蘇俄交貨。而各國的經濟計劃，實際上都要與蘇俄的七年、廿年計劃相配合。（二）東歐附庸工業水準低，在國際分工下落後國家將加深其對工業化程度較高國家的依存關係。因而東德、捷克贊成分業，波蘭、匈牙利則表反對。戈慕卡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廿二日波共九中全會中就明白表示，與其依據計劃調整成立「互助合作」體制，遠不如透過貿易促進互助合作為佳。（三）會員國中兩大台柱——東德、捷克正鬧着經濟困難，其他各國也都有農業危機。

捷克與東德是糧食輸入國，近年來因急速集體化結果，農產品銳減。一九六一年捷克公佈農產僅增一%，實際上不僅趕不上一九六〇年，甚至較戰前尤低。因為飼料不足，畜產減少，家畜不得不提前宰殺。一九六二年第一季家畜、牛乳、卵的收購量已較計劃大為降低，農產品不僅難以達成五%的增產目標，實際上恐還趕不上一九六一年。至於東德，一九六一年穀物與甜菜較一年減產一五%，馬鈴薯少三分之一（根據一九六二年三月九—十一日東德第九次農民大會報告）。據估計一九六〇年馬鈴薯產量一、四八二萬噸，一九六一年則不及千萬噸，穀物僅約六百萬噸左右，較往年平均缺糧數量增加一倍。畜產則因飼料不足，豬隻倒斃了二〇%。一九六二年十一月間，東德副主席已告其國會稱，現正遭遇嚴重糧荒，全國毛豬不及百萬頭，而且瘦小到無法食用。

東德和捷克人民生活程度較高，他們需要肉、乳等高級食品，但自己既不能增產，而一向對東歐輸出糧食的蘇俄，本身也正在提高肉、乳售價以應付國內的不足，自然感覺愛莫能助。至於共匪的糧荒影響，當然會波及到東歐。因此東德已把糧食的部分配給制改為全面配給制，捷克則由都市到農村，人民常常半夜裏排隊等候買肉。這些情形短期內無法改善，因為：(一) 捷克農民正逃往都市，東德人民則逃往西德。一九五五年捷克農民平均年齡四十歲，現今為五十歲，斯洛伐克為五十五歲。一九五五年東德農林漁業就業人數一七四萬，一九五九年一四〇萬，一九六〇年一三六萬。農業合作社中農民在四十歲以上者佔五六·七%，其中五十至六十歲者佔四〇%。(二) 對外貿易增長率激減，東德一九六一年對俄入超一億三千萬美元。捷克一九六〇年貿易黑字一億一千四百萬美元，一九六一年降至二千二百萬美元。對西方貿易一九六〇年出超二、三〇〇萬美元，一九六一年入超二、四〇〇萬美元。由於外匯減少，向西方購糧不易，而共產圈內普遍缺糧，它們也不能以貨易糧。

農產品不足不僅影響人民生活，也影響到輕工業消費物資的生產，使間接稅的收入減少，因而又影響到國家的投資。一九六一年捷克工業成長率并未達成目標，而且主要是在重工業尤其是鋼鐵、壓延鋼方面。鋼鐵生產計劃成長率為一〇%，實際僅四·一%，以致不得不超過原定計劃由國外輸入鋼材，同時焦炭也開始輸入，這又影響到機械及耐久消費財的生產，而且一九六二年情況并未好轉。捷克的機械輸出向佔對外貿易的半數左右，但因生產量不足與共匪輸入量減少，一九六一年較原定輸出降低六%。東德因人民逃亡，勞動力不足，工業生產成長率年年降低，還不能達成目標，鋼鐵工業成績最差，一九六一年不僅未達成目標，且較一九六〇年生產量尤低。燃料、動力生產情形亦大致相同。

「經濟互助委員會」的實情如此，則「經濟競賽」的成績和東歐經濟發展前途不問可知。

一

內部貧困恐怖的威脅，外部繁榮自由的誘惑，使東德人民大量逃亡，以柏林為主要通路。東德現有入口一千七百萬，但大戰結束以後逃亡人數即有四百萬，這已直接影響到它的勞動人口與農業生產，威脅到它的獨立生存。最不得人望的烏布希政權已搖搖欲墜，這是蘇俄急欲締結對德和約、解決柏林問題的根本原因。一九六一年六月，黑魯曉夫再度掀起柏林危機後，曾經追加國防預算，延長士兵服役年限……而東歐附庸也都採取了類似行動。後者的動機并不在支援東德政權，因為它們一直是害怕并仇恨德國人的，烏布希雖是具有俄國國籍的共產黨，但他確是德國人而且被視為史達林主義份子，在共產圈內頗受嫉視，不會為他而戰。但波蘭、捷克戰後把東邊的領土割讓給蘇俄，而在西方獲取了舊德國的領土，且放逐了那裏的德國人（捷克會將約三百萬德人驅往東德），它們希望其西疆邊界在對德和約中獲得西德承認。其他各國也對蘇俄所宣稱的「西德軍國主義復活」心存畏懼，再加上莫斯科的命令，它們才不得不從事備戰。但沉重的軍備負擔，對它們脆弱的經濟乃係一大打擊。我們仍以東德與捷克為例：東德現已實行徵兵制，其國防預算一九五八年為九億八千萬馬克，一九五九年九億九千萬馬克，一九六〇年（中途曾有增加）均在十億馬克左右，一九六二年增至二十八億馬克。捷克一九五八年國防預算八億九千三百萬馬克，一九五九年八億八千九百萬馬克，一九六〇年八億八千三百萬馬克，一九六一年九億一、二〇〇萬馬克（一般相信它也與蘇俄同時追加，但數字不明），一九六二年一、〇八四、二〇〇萬馬克。共產國家的國防預算不過是其實際軍事費用的一部分，而大部則隱藏於其他支出項下。軍事費用的擴大，必使其工業生產中的軍事訂貨增加，其若干消費物資也轉為軍用，妨害其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一九六二年八月十四日法新社稱，捷共已宣佈放棄其五年計劃）。

據一九六二年八月廿日英國電台廣播，自柏林「醜惡之牆」築成以來，一年內東德人民逃亡者仍有一萬餘人，已證明的被殺者三十五人以上。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醜惡之牆」的建築，係出於烏布希的請求，黑魯曉夫不得已才勉強答應，此後他絕口不提築牆事，因為那是對「社會主義體系」以及俄共「新綱領」的一大諷

刺。據傳說一九六一年秋到一九六二年春，東德曾派遣特使赴印度、緬甸、印尼、迦納等國家活動「承認」，結果失敗，蘇俄對德締結和約的限期也於一九六一年十月自動取消，而東德內部惡化情勢則有加無已。截至一九六一年東德對蘇俄的短期債務已達十億美元。同年五月蘇俄爲挽救東德國際收支危機，決定到一九六五年止五年間給予東德貸款五億美元，就東德言，仍屬杯水車薪。一九六二年二月，蘇俄又提供該年度貸款三億美元，俾東德能彌補當年對蘇貿易的債務。儘管蘇俄如此扶持烏布希，但東德社會益趨不穩，工人因除去捐稅的工資被減低五—三〇%而不滿甚至罷工，人民因物資缺乏而抱怨，下級共幹呈現動搖。同年十二月，蘇俄召回史達林主義份子的駐東德大使柏伏金，一般人認爲將影響到烏布希的地位。實際上莫斯科并非不討厭烏某，只是爲免觸發匈牙利式的抗暴運動，才不得不勉予支持而已。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十二兩日，也就是「醜惡之牆」建築週年紀念前夕，蘇俄相繼發射「東方三號」「東方四號」太空船，并藉此對柏林問題增加壓力，一方面又挑起古巴危機以爲呼應，但由於美國不惜一戰的堅強態度，迫使蘇俄退却，遭受近年來冷戰中的初次挫敗，使柏林問題更不易解決。如果過度強硬恐再遭到古巴的碰壁，單獨訂約不僅西方將置之不理，東歐附庸也不感興趣，而蘇俄本身也不願將西方與柏林的交通管理權交給東德，致和戰大權落於烏布希之手。同年八月廿二日蘇俄撤銷其駐柏林的俄軍司令部，對西方施加壓力，據傳係出於烏布希的要求，惟蘇俄當時即聲明被撤銷的柏林司令部的任務，將暫由俄軍駐東德總司令部接管，足可證明蘇俄并不真正信任其東德傀儡。十一月間俄共舉行中央全會，黑魯曉夫及葛羅米柯的報告中，都提到對德和約和所謂西柏林問題正常化問題，但語氣已不若前此的凌厲。十二月二日倫敦「觀察報」外交記者列德勒所稱古巴危機發生後，烏布利希訪問莫斯科時，蘇俄與東德單獨簽約事已決定暫緩實行，吾人無法證實。惟同月五日「新德意志報」所載烏布希一日的演說中，已要求實行具有彈性的談判政策，導致「兩個德國」間的關係正常化，其口氣已大爲緩和。

共產集團的內部危機

德國與柏林問題不能解決，則東歐的緊張空氣無法消除，各附庸國的經濟將在軍備重壓下，難獲喘息的機會。

三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世界共黨莫斯科聲明中，雖已激烈地抨擊現代修正主義，但差不多同時蘇俄即着手拉攏狄托。一九六一年七月，南外長波樸維奇訪俄，頗受禮遇，回國後對狄托大事稱道蘇俄，因之九月間蘇俄正當貝爾格萊德舉行不結盟國家會議時恢復核爆，賴狄托之力并未遭受猛烈的抨擊。爲了團結東歐共黨，爲了對付共同市場，爲了拉攏中立國家，也爲了對付阿爾巴尼亞與共匪，黑魯曉夫都需要向狄托表示友善。一九六二年四月葛羅米柯訪南之後，黑魯曉夫於五、六月間親訪巴爾幹國家，實可視爲替俄南恢復友好關係鋪路。而布列日聶夫和狄托交互訪問後，黑魯曉夫也將赴南渡假，二者關係幾乎可說已登峯造極。

二次大戰期間東歐國家中，只有南斯拉夫是大部分依靠自力獲勝，因之狄托被目爲英雄。戰後他歷訪東歐共產國家，到處大受歡迎。南國又與波蘭（一九四六、三、一八）、捷克（一九四六、五、九）、保加利亞（一九四七、一一、二七）、阿爾巴尼亞（一九四六、七、六）、羅馬尼亞（一九四七、一一、一九）、匈牙利等簽訂友好互助條約，狄托與東歐國家的關係，十分良好。直到一九四八年俄南公開決裂，在史達林的命令之下，東歐各國才撕毀了與南斯拉夫間的友好條約，并整肅狄托主義份子。現今俄南再度接近，東歐國家與狄托的關係，當然也會隨之改善。

波共的戈慕卡素與狄托友善，一九四八年六月九國共黨情報局專爲打擊狄托的會議，他和保共的季米特洛夫都沒有出席。一九五八年四月南共第七次大會討論「新綱領」時，各共黨國家代表全體退席，只有波共代表例外。

匈共的卡達爾也被稱爲民族主義共黨，他在匈牙利革命中受黑魯曉夫支持上台，自然會追隨黑氏之後。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九日匈共宣佈將激起匈牙利革命的前第一書記拉柯西及格羅開除黨籍，并將前

被彼等拘囚的一九〇人恢復名譽。同時政治局委員前監委會秘書基斯則被逐出政治局。此外現任內長、前任農長、國防部、司法部等大批高級官員、黨幹、以史達林主義份子名義，相繼遭受整肅，而前此出賣社會民主黨的副主席馬洛桑，也於十月中被黜。經過此次整肅，卡達爾權力益趨鞏固，而阻礙匈南接近的若干份子則被清除。羅共的喬治烏·德治於一九四九年九月情報局會議時，曾以「現在的南國共黨是受殺人犯與間諜的操縱」為題，對狄托大肆攻擊。不過一九四八年當他聞悉莫斯科要對狄托時，即以電話告知當時的南駐羅大使，表示反對，惟親俄的大使馬上把此意轉告共黨情報局，德治才不得不盡情攻擊狄托，以期保頭顱。他和狄托本無嫌隙，經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八—廿五日黑魔訪問羅馬尼亞後，羅南間思想上的歧見自不難消除。

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之間，有關於馬其頓區的糾葛。不過前保共領袖季米特洛夫的母親是馬其頓人，他本人也對狄托異常友善，直到一九四八年四月他經南赴捷時，在火車上還面告吉拉斯需要「堅定」，不過當契文科夫進入時，他就閉口不語了。契文科夫是季米特洛夫的女婿，但却是十足的史達林派。當一九五四年克里姆林宮命令東歐附庸應將黨的第一書記與總理職務分別由兩人擔任時，當時身兼二職的契文科夫才把第一書記一職，讓給一向被視為他的部下的齊夫柯夫，事實上他還掌握着最高權力。一九五六年二月俄共廿次大會發動反史後，黑魯曉夫命令契文科夫退居副總理而使其部下尤哥夫升任總理，但他仍是幕後的獨裁者，且傳說他受到馬莫集團的支持。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時，保加利亞的知識份子也躍躍欲試，黑魯曉夫也不得不藉契文科夫的鐵腕予以鎮壓，因此一九五八年六月保共第七次大會，他雖辭去文化部長，但在政治局裏的地位依然穩固。這使得齊夫柯夫不願忍受，乃乘俄共第廿二次大會後，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廿九日將契文科夫逐出政治局，十二月又罷黜了他副總理的職務。一方面又把黑魯曉夫路線的強烈支持者格羅戈羅夫（書記處書記）及托多羅夫（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送進政治局，如此齊夫柯夫才可在政治局內保有過半數的票數。

一九六二年三月國民議會會議，又剝奪了贊科夫的內務部長（仍

為政治局委員并恢復其副總理的「名譽」地位）及米格哈伊洛夫的國防部長，使齊夫柯夫得以掌握軍、警大權。惟契文科夫不僅仍為中央委員，且牢牢控制了中委會，以致五月間黑魯曉夫不得不親自出馬，為保共的進一步整肅預作部署。十一月五日保共第八次大會開會時，黑魔正忙於古巴危機，乃派蘇斯洛夫出席。會中據齊夫柯夫報告，保共最近一次中央全會的整肅結果為：（一）尤哥夫（總理）、贊科夫（副總理）、赫里斯托佐夫（國內貿易部長）、庫姆比利耶夫（對外貿易部長）、拉伊科夫及科爾契夫都被逐出中央委員會，并撤銷其國家領導職務。（二）撤銷赫里斯托、鮑耶夫的黨和國家職務。（三）契文科夫被逐出中央委員會并開除黨籍。於是東歐附庸中史達林主義最大的據點，終告陷落。

在東歐共黨整肅聲中，捷克却是另一回事，諾沃特尼雖努力追隨黑魯曉夫，但自身却帶有史達林主義的色彩。相傳其副總理巴拉克最近被黜入獄，是因為他曾致函黑魯曉夫，攻擊諾沃特尼對反史工作不力所致。不過，現今捷克內部不安，街頭等候購買食物的隊伍，無異一種政治討論會，充滿對捷共不滿之聲。一九六二年五月一日，布拉格大學生會遊行示威，截至五月底至少有三次小規模的都市糧食暴動發生。因此，目前整掉諾沃特尼或許并非恰當的時機。

我們固不能說反史達林運動是爲了拉攏狄托，但整肅史達林主義份子無疑地是俄南接近的一項助力。齊夫柯夫過去雖也賣力地攻擊修正主義，但他是黑魯曉夫的忠僕、盲從者，保共經此次整肅，事實上幾已斷絕的南保關係當可恢復正常。因此「真理報」稱頌黑魯曉夫保加利亞之行是「最近對國際情勢有良好影響的重大事件」。黑魯曉夫當時演說稱：南斯拉夫是巴爾幹半島的大國，欲確保巴爾幹和平，就非與南國友好不可。這些話對阿爾巴尼亞與共匪實屬一大刺激。

四

阿爾巴尼亞原爲南斯拉夫的附庸，一九四八年時霍查乘俄南決

裂時整肅了受狄托支持的政敵柯西左資，首揭反南旗幟。他現今已無法回頭追隨黑魯曉夫再度接近南共，以免其地位與生命同失保證。至於共匪最初勿寧說是內心同情南共，直到一九五七年一月彭匪真還應邀率僞「人大」及僞「北京市人民委員會」代表團赴南訪問，九月間南聯邦執行委員會副主席伏克曼諾維奇和以斯坦鮑利奇為首的南議會代表團先後訪匪，雙方關係尚未惡化。一九五七年五月、六月間共匪由「鳴放運動」轉為反右派鬥爭，重回史達林路線。同年十一月南共代表既不肯簽字於有毛匪參加的莫斯科共黨宣言，一九五八年四月南共又通過與宣言完全相反的「綱領」，於是阿共首先攻擊狄托政權乃特洛依的木馬，共匪與黑魯曉夫相繼效尤。現今黑魯曉夫「把共產主義叛徒捧上了天，同狄托集團搞得那麼親熱」(一九六二、一二、一五，「人民日報」)，匪阿自然很不舒服。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莫斯科共黨會議席上，霍查與黑魯曉夫當面衝突，他憤然地告訴後者說：「我們的人數超過了七億零二百萬(連匪區人數計算在內)！」依一九六二年三月廿五日「新華社」報導，同年一月以來，阿爾巴尼亞已與廿多個國家建立貿易關係，波匈、保、捷等東歐共黨國家也與阿簽有貿易協定，不過在東歐，阿爾巴尼亞事實上已陷於孤立。據來自維也納的消息，同年一月下半月阿代表團抵奧，他們率直表示願將其駐捷克的大使館遷往維也納，因為捷共限制阿大使館一切政治經濟活動。他們希望儘可能把阿爾巴尼亞的非鐵金屬(八〇%)、羊毛、煙草、油籽等輸往奧國，倘超過奧國需要量，不妨再輸出。他們還希望透過奧國與西德、瑞士及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從事間接貿易，甚且表示阿國持有所需的外匯，四月間可由共匪獲取經援。此外，阿爾巴尼亞與義大利一九六一年貿易額輸出三億三千八百萬里拉，輸入卅四億八千萬里拉，為此共匪於同年給予阿共貸款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作為購買小麥等食品及橄欖苗、橘苗之用，後二者幾完全來自義大利。一九六二年義阿貿易協定，已將貿易額增至五十億里拉。極端仇視西方的阿共，如此急於謀求對西方貿易，足以反映其在東歐共產圈內之孤立。

共匪對共產集團的貿易佔一極大比重，除蘇俄外，共匪也由東

共產集團的內部危機

歐輸入機械、成套設備、主要工業品，而輸出食糧及若干輕工業品。一九五九年以前貿易額均逐年增加，一九六〇年大部份貿易協定都規定要增加，實際上匪俄貿易較上年減少二〇%左右，對東歐貿易也普遍減少。一九六一年匪對俄貿易總額又較前一年減少四五%，對波蘭貿易減少五一%，對捷克減少六二%，惟與阿爾巴尼亞的貿易則急劇增加。共產國家的貿易乃易貨制度，共匪因內部困難輸出減少，能換回的貨品自然隨之減少，這不能說明匪與東歐關係的惡化。不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廿七日日本外務省人士透露，匪已片面撤銷其與捷克及東德貿易協定，嗣又傳說俄在滬貿易代表團將在同年年底結束。若果屬實，那就真正是惡化的開始。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俄阿絕交，十六日毛匪邀請阿經濟代表團赴匪區，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三日雙方簽訂了六項經濟協定，共匪在東歐此種行動，使黑魯曉夫存有戒心。最近東歐整肅史達林派分子，也無異是整肅所謂「中共派」。一九五八年保共發起「人民公社」式的大併社運動，有一個時期齊夫柯夫曾被視為親匪份子，但他却明顯地倒向莫斯科，而契文科夫反被逼成「中共派」，此次整肅也就意味著共匪勢力的被驅除。在匈牙利，以前農業部長多基為首的反卡達爾集團，據傳曾受共匪支持，且副內長巴都斯及副總理長巴羅斯，也因不滿現國防部長施尼格而牽涉在內，多基及副總理達貝斯、陸軍共黨書記拉比等多人，或被拘禁或受監視。這是對共匪的間接打擊。東德的情形較為特殊。一九六〇年東德加緊集體化運動，烏布里希雖於同年六月聲稱「人民公社制度不適用於東德」，但其青年黨員很多都傾向共匪，而且烏布里希本人也對共匪具有同情。一九五七年東德對匪輸出總額約一億零五百八十萬美元，約當其他東歐國家對匪輸出總額之二倍，同時由匪輸入額約八千八百六十萬美元。一九五九年輸出額為一億零六百五十萬美元，輸入則增至一億一千一百八十萬美元，一九六〇年初匪與東德貿易協定，曾規定一九六〇—六二年逐年提高貿易額一〇%。一九六二年匪與東歐各國貿易協定中，除阿爾巴尼亞外，也僅對東德輸出食品。但在黑魯曉夫的壓力下，烏布里希也不能不抑制住他對共匪的同情。捷匪間的關係，最近也趨於冷淡。據自由世界消息，捷克曾下令驅逐

四十三名共匪留學生（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廿六日東京泛亞社電），捷克駐上海領事館領事即將離職，新領事尚未任命（同年十二月廿日路透社北平電），也有人把諾沃特尼整肅巴拉克解釋為黑毛兩派的鬥爭。至於波共自俄共第廿二次大會後即攻擊共匪的立場，惟不斷主張以不同方式建設社會主義的戈慕卡，似乎不願強迫別人接納他的意見，而傳說中現今東歐國家仍留在上海的最大團體為波蘭的航運代表團，仍未有撤離的跡象。

據最近跡象看來，在保共（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五日開始）、匈共（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廿日起）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共匪被猛烈抨擊而未指名，在義共第十次（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日起）、捷共第十二次（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四日起）代表大會中，共匪被公開指名攻擊，莫斯科則轉載了該等演說的重要部分，捷共且要共匪「重新審查」自己對重要國際問題的立場。而法共於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三、十四日舉行的中央全會中通過決議，於積極對「修正主義」鬥爭的同時，並將「不斷打擊教條主義與宗派主義」，後二者正是捷共大會中加諸共匪的名詞。

在亞洲共黨國家中，共匪用過不少「爭取」的工夫。依據美國農業部經濟研究所的資料，從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〇年共匪對外援助中，對共產國家援助佔其援外總額的七八·四%，其中援助北韓四三、四四〇萬美元，佔其援外總額三六·一%；援助北越三〇、七七〇萬美元，佔二五·六%；援助偽蒙一一、五〇〇萬美元，佔九·五%，而一九六一年以後彼此經濟往來尚未計在內。現今北韓與共匪之間特別親密，對阿爾巴尼亞也積極勾結，它不僅追隨共匪之後猛烈抨擊南斯拉夫，且在捷共大會中公開發支持共匪。北越與匪關係也異常密切，不過它雖也反美，抨擊修正主義，但在匪俄鬥爭中則採騎牆態度。至於外蒙，顯已完全倒入蘇俄懷抱。僅就鐵幕內的共黨言，共匪確已孤立，因此前引匪「人民日報」也不得不承認自己是「少數」，影射人家已參加了「美帝」導演的「反華大合唱」。

五

古巴問題發生後，共產集團內的糾爭越趨激烈。黑魯曉夫何以會輕率地把攻擊性的飛彈及轟炸機運往古巴呢？最初他也許是想趁美國中期選舉之際，在古巴建立起飛彈基地作為恫嚇外交的資本，迫使美國在柏林問題上低頭，因此才有美國選舉完畢，柏林危機即將再度挑起之說，惟因美國直接以蘇俄為對象而不惜一戰的強硬態度，才不得已又匆忙地撤回飛彈。為了掩飾這次冷戰中的大失敗，黑魯曉夫一口咬定說美國已答應保證不進攻古巴，當初是為了使帝國主義者了解蘇俄有保衛古巴的實力，才把飛彈運進古巴，現今美國既已保證不再進攻，飛彈自可運返蘇俄。就客觀事實言，蘇俄撤回飛彈，不僅使自己避免了在核子戰中毀滅，也保存了古巴那個赤色基地。但共匪對此極表不滿，因為共匪蓄意要爭取亞、非、拉丁美洲赤色革命的領導權，而那些地區的共產黨，也很多都傾向共匪。據前述阿爾巴尼亞訪奧代表團當時透露，阿爾及利亞共產黨的書記處設在拉拿，其民族解放陣線的軍隊在阿境設有訓練中心，這顯然與共匪有關。共匪對拉丁美洲的滲透極為積極，而哈瓦那是一個中心據點，年來共匪對古巴的援助不下於它援助阿爾巴尼亞。蘇俄此次臨陣龜縮，影響了共黨在落後地區的赤化運動，因此共匪逕指為加勒比海的「慕尼黑」。

在古巴問題方面，素主「積極共存」的南斯拉夫自然會支持蘇俄的立場，有趣的却是東歐附庸的態度。古巴并非「華沙公約」會員國之一，甚至沒有派遣觀察員出席會議的資格，但蘇俄却把飛彈等攻擊性武器運往古巴，那些附庸政權及其人民同樣被蒙在鼓裏，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廿七日莫斯科公開它要求美國撤銷土耳其飛彈基地作為交換條件時，他們才得明白真象，照理說他們是應該滿腔憤怒的。可是，那裏的共黨領袖除齊夫柯夫因保共大會關係不得脫身外，都先後跑到莫斯科聽黑魯曉夫的一番解釋，返回本國後，反而稱頌黑魯曉夫把世界從一場核子戰中救出，是「明智」有「理性」，黑魯曉夫的聲望倒好像因之提高。關於這點，可引用狄托的幾句話來解釋，當他於一九六一年年底接見訪南的美法官道格拉斯時，後者問他，假如蘇俄軍隊從東歐撤退，五年或十年之後那裏會不會有變化？狄托回答說，何必要五年十年，變化馬上就會發生。東歐附

庸政權都是依靠蘇俄的坦克飛機建立成功，在紅軍槍桿的保護下維持生存，果真有戰爭爆發，它們不必毀於核子彈，當早已被其人民推翻，因此它們不能不支持黑魯曉夫的「和平共存」路線。

在黑魯曉夫看來，共匪支持阿爾巴尼亞，暗中煽動反黑，是破壞了他對「社會主義體系」的團結；惡意抨擊南斯拉夫和挑起匪印衝突，是阻撓了他對「中立集團」的拉攏；反美、好戰的理論和對古巴問題的態度，是妨害了他與「資本主義體系」「和平共存」的鬥爭路線。總之，在對赤化世界的策略方面，黑毛已在公開對立，這從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黑魯曉夫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中的演說，和十五日共匪「人民日報」被認為出於毛匪之手的社論看來，雙方立場尖銳對立，措詞用字辛辣刻毒，已可說明事態的嚴重。狄托曾面告道格拉斯說，事到如今很難分辨誰是「修正主義」。這話是真的，共產集團的內爭雖以意識形態為掩護，實際上是與它們不同的國內情勢，不同的國際環境和其各自所懷抱的野心有關。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九日「真理報」社論，除指斥「阿爾巴尼亞的支持者」

正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之外，并暗中抨擊共匪企圖奪取國際共黨的領導權；而阿爾巴尼亞立即指責「現代修正主義者」企圖削弱共匪在世界與亞洲所建立的「深廣影響力」。同月廿一日美專欄作家艾索普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推測蘇俄已以停止軍援，對北韓施壓力。可知爭奪共產運動的領導權，當係黑毛衝突的主要原因之一。現今共匪已提議召開世界共黨大會，解決匪俄糾紛，俄共對此持冷淡態度，而共匪也同時聲明它不接受莫斯科的「指揮棒」。至於俄南關係雖「空前」良好，但俄共并未放棄攻擊「修正主義」，而狄托也明白表示不會重返蘇俄集團。這些錯綜複雜的關係，必然會在共產集團內繼續引起糾葛。

共產集團內部充滿困難與矛盾，但它們無論重新團結或公開分裂，對自由世界并無直接的好處。不過，自由世界若能利用機會，迫使鐵幕的一角趨於崩潰，若干人民重獲自由，則那必然是共產主義結束和世界和平重現的真正開始。

從可倫坡會議

看亞非中立集團動向

黎世芬

研究世界歷史和國際現勢的人，不能不承認一個現實，解決重大爭端的國際會議，往往不是遵循道義的原則，而是祇憑少數幾個強大國家的任意操縱。一些重大的決定，譬如國與國之間的合併或分裂，領土的吞併或割讓，同盟的訂立或解散，祇要參加的強大國家一致同意了，就算定案。弱小國家在這種場合是難有發言權的。當然，也不是沒有例外的。歷史上不乏由於強國相持不決，爲了均勢的維持，待宰割的弱小國家却能用外交手腕，平反強國的壟斷的

先例。但是，這種舉足輕重地位的形成，也非一往俱利，只不過在涉及本身利害存亡的問題上，獲得了一時可資利用以圖自保的機會而已。客觀形勢上，仍然沒有脫離強權政治的影響力。至於弱小國家團結起來，希圖構成一個統一的決定的力量，影響世界大局，這的確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國際政治民主化潮流的產物。如果聯合國能發展成爲解決世界爭端、安定世界秩序的工具，這個佔有聯合國席位一半以上的亞非集團之發展，是未可以唐·吉訶德的狂想去蔑